

人类 进步的 解决方案

L2Q追问系统就是
教育中缺失的路径

SEAN GRINYER

worldeducation.online
q2l.online

目录

为什么儿童需要L2Q

追问工具包	4-13
-------------	------

为什么L2Q系统是教育中缺失的

路径	14-17
----------	-------

L2Q追问工具包

1. 来源与起源	18-44
2. 证据标准	45-73
3. 激励与获益	74-99
4. 品格与一致性	100-126
5. 追问的许可	127-153
6. 情绪影响	154-192
7. 叙事与现实	193-222
8. 心理影响	223-247
9. 处处采用同一标准	248-272

人类进步	273-299
------------	---------



你无法从你看不见的事物中学习

为什么儿童需要L2Q追问工具包

为儿童提供L2Q追问工具包，以保护他们的心智、推进学习、辨识真相，并打破欺骗的重复循环

儿童的心智和学习会受到世界环境的塑造，而这种塑造发生在他们完全理解究竟是什么在塑造自己之前。

这就是为什么儿童需要L2Q追问工具包。

L2Q追问工具包并不是普通的教育资源。

它是一种世界上全新的结构化教育方法，源自Book of Evidence（《证据之书》），并通过World Education Online组织，旨在为儿童提供一种结构化方法，使他们学会如何追问现实世界环境、辨识真相、发展独立思考，并阻止被制造的谎言塑造他们的心智和学习。

L2Q追问工具包不会告诉儿童应该想什么。

L2Q追问工具包为儿童提供一种结构化方法，使他们能够用同一标准追问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一切，包括信息、成年人、学校、系统、金钱、权威、叙事、行为、心理影响以及他们自己的假设。

它教他们检验什么是真实的、识别欺骗、理解心理影响，并处处采用同一标准。

这不仅仅是为了学习更多信息。

它是为了给儿童提供工具，使他们能够在被制造的谎言、反复出现的叙事、情绪影响、恐惧、权威、沉默、依赖和欺骗塑造他们对世界的认知之前，先追问世界环境。

当儿童没有被教会如何正确追问时，他们的心智就会暴露在那些被重复、被保护、被隐藏、被正常化并被当作真相呈现给他们的事物之中。

被制造的谎言不仅会误导儿童。

它们还会影响儿童如何看待、学习、思考、信任、理解并回应周围的世界。

心理影响与儿童的心智

心理影响是L2Q追问工具包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心理影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儿童拥有识别欺骗的工具之前，欺骗就已经通过心智发挥作用。

那些被重复、被奖励、人们所恐惧、被隐藏、被正常化、被保护或被当作真相呈现的事物，会塑造儿童的认知、学习、信任、理解和行为。

必须给儿童提供工具，使他们能够追问信息、故事、系统、权威、恐惧、压力、奖励、惩罚、沉默、重复以及情绪影响如何作用于他们的心智。

当儿童学会追问心理影响时，他们就开始理解世界环境如何从人的内在塑造人。

这种理解会保护他们的心智。

它会推进学习。

它会发展独立思考。

它会赋予儿童辨识真相的能力。

它会消除欺骗通过儿童心智实施控制的路径，因为被制造的谎言会被追问、检验和揭露，而不是被接受、重复和继承。

心理福祉与消除欺骗

欺骗不仅会隐藏真相。

它还会影响儿童如何感受、思考、信任、学习和看待世界。

当儿童被制造的谎言、反复出现的叙事、恐惧、沉默、情绪影响、压力、权威和欺骗所包围时，世界就会被呈现得比它实际需要呈现的更加黑暗、更加混乱、更加具有威胁性，也更加令人绝望。

这会影响儿童的心智。

这会影响他们的学习。

这会影响他们理解世界的信心。

这会影响他们信任真实之物的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L2Q追问工具包对于保护儿童的心智、强化学习以及通过教育改善心理福祉至关重要。

当儿童获得正确追问的工具时，欺骗就开始失去对他们认知的控制。

被制造的谎言会受到追问，而不是被吸收。

基于恐惧的叙事会受到检验，而不是被重复。

权威会受到审视，而不是被盲目接受。

情绪影响会被识别，而不是控制他们的思考。

沉默会受到追问，而不是让隐藏的伤害继续存在。

儿童不会被独自留在一个他们从未被教会如何理解的世界中。

他们会获得一种结构化方法，用来追问是什么在塑造他们的心智。

他们会获得一种将真相与被制造的谎言区分开的方法。

他们会获得一种更清楚地看见世界的方法，而不是只看见由欺骗、恐惧、叙事、沉默和心理影响制造出来的那个更黑暗的版本。

当欺骗从儿童的理解中被移除时，世界就不必显得如此绝望、混乱或黑暗。

儿童开始看见，问题是如何通过行为、系统、激励、沉默、叙事以及缺少L2Q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追问路径而被制造、重复、保护并持续下去的。

这意味着，世界会成为他们能够追问、理解、从中学习并帮助改善的对象。

这会增强心理福祉，因为儿童不再只是吸收这个世界的重量。

他们正在学习如何理解它。

他们正在学习如何追问它。

他们正在学习如何看见什么是真实的。

他们正在学习如何发展独立思考。

为儿童提供L2Q追问工具包，就是通过给他们一种从其世界认知中移除欺骗的方法来保护他们的心智。

当欺骗失去通过儿童心智发挥作用的路径时，恐惧、混乱、虚假的黑暗以及反复出现的叙事，也会失去塑造儿童如何看待现实的力量。

追问沉默、金钱以及保护欺骗的机制

儿童还需要L2Q追问工具包，因为欺骗会受到沉默的保护。

沉默并非空无。

沉默保护那些没有受到追问的事物。

沉默保护那些人们因恐惧而不敢说出的事物。

沉默保护那些系统不希望被揭露的事物。

沉默保护那些被金钱、依赖、就业、职位、声誉、权威和恐惧隐藏起来的事物。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儿童正是在一个沉默已经发挥作用的世界中接受教育。

教他们的是成年人，而这些成年人自己曾经被教育、训练、付酬，并被置于一个系统之中；在这个系统里，他们的角色是在自己曾接受教育的同一系统内教授、传递、重复和评估信息。

这并不意味着教师是坏人。

它意味着，教育本身也位于L2Q教儿童去追问的同一个世界环境之中。

现行教育没有正确教儿童去追问沉默背后的机制。

它没有正确教儿童去问：金钱保护什么，依赖控制什么，就业要求什么，权威阻止什么，声誉隐藏什么，恐惧让什么沉默，激励塑造什么，以及系统允许什么继续存在。

当儿童没有被教会追问沉默时，他们就会学着接受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世界。

他们学习被重复的内容，却不了解被隐藏的内容。

他们学习被认可的内容，却不了解被保护的内容。

他们学习被教授的内容，却不了解被回避的内容。

他们学会在世界环境中运转，却不了解那个使被制造的谎言、欺骗、恐惧、依赖以及反复出现的模式得以维持的机制。

L2Q追问工具包为儿童提供追问这一机制的方法。

它教他们去问：

什么没有被说出来？

为什么它没有被说出来？

谁从沉默中获益？

金钱保护什么？

依赖控制什么？

恐惧阻止什么？

权威阻止人们追问什么？

因为人们保持沉默，什么反复出现的模式得以继续？

这就是为什么追问沉默对于保护儿童的心智和推进他们的学习至关重要。

当儿童学会追问沉默时，他们就开始看见教育、系统、权威、叙事、金钱以及反复行为的表面之下隐藏着什么。

当他们看见沉默保护的是什么时，他们就开始理解欺骗背后的机制。

当他们理解欺骗背后的机制时，独立思考就会发展。

当独立思考发展起来时，被制造的谎言就会失去通过儿童心智发挥作用的路径。

这就是L2Q追问工具包如何为儿童提供一种方法，使他们能够从自己对世界的认知中移除欺骗。

它使他们能够追问：什么被呈现，什么被隐藏，什么被保护，什么被重复，什么有人为之付费，什么令人恐惧，什么被噤声，以及什么被当作真相呈现。

这是改善教育的核心，因为如果教育教儿童重复信息，却不教他们追问塑造其周围世界环境的沉默、金钱、依赖、激励和权威，教育就无法改善。

为什么这对Q2L和Young Questioners至关重要

这对Q2L和Young Questioners至关重要。

儿童通过家长、教师、照护者、学校、教育环境以及负责任的成年人，以安全的方式接触这一方法，从而在同一个世界把他们塑造成重复它的人之前，获得正确追问、从现实世界环境中学习并发展独立思考的工具。

这里的作用不是告诉儿童应该想什么。

这里的作用是把L2Q方法交给儿童，使他们能够追问、看见、理解、辨识真相、保护自己的心智、推进学习，并从现实世界环境中学习。

儿童不只是向成年人学习。

儿童也向其他儿童学习。

他们彼此观察。

他们彼此影响。

他们分享思想、行为、习惯、兴趣、理解以及思考方式。

当追问能力在儿童中发展起来时，它会从一个儿童传播到另一个儿童。

当理解在儿童中发展起来时，它会从一个儿童传播到另一个儿童。

当独立思考在儿童中发展起来时，它会从一个儿童传播到另一个儿童。

学会追问的儿童会帮助其他儿童也学会追问。

学会理解的儿童会帮助其他儿童也学会理解。

发展出独立思考的儿童会帮助其他儿童发展独立思考。

这就是为什么儿童是实现改变的首要路径。

这种影响不会停留在一个儿童身上。

它会穿过儿童群体、课堂、学校、社区以及未来世代。

当儿童学会追问时，他们开始看见。

当他们开始看见时，他们开始理解。

当理解发展起来时，独立思考也会发展。

当独立思考发展起来时，欺骗就会失去它的路径。

当欺骗失去它的路径时，由欺骗造成的伤害也会失去通过人、教育、系统和社会延续的路径。

这就是为什么赋予儿童正确追问的能力，是教育必须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它保护儿童的心智。

它强化学习。

它发展独立思考。

它通过赋予下一代辨识真相的能力，把欺骗从世界中移除。

儿童需要正确追问的工具。

这就是学习如何推进。

这就是独立思考如何发展。

这就是欺骗如何失去它的路径。

这就是教育如何改善，并由此使世界改善。

一个以真相为基础的世界，始于儿童获得正确追问的工具。

为什么L2Q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追问系统是教育中缺失的路径

L2Q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追问系统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的来源不同。

它源自Book of Evidence。

Book of Evidence记录了30多年带有时间戳的第一手经历、证据、公开记录、挑战，以及世界环境本身所展现出的反复模式。

随着证据不断累积，一个矛盾变得越来越清晰可见。

追问已经存在。

然而重复仍在继续。

同样的欺骗仍在继续。

同样的沉默仍在继续。

同样的依赖仍在继续。

同样的矛盾仍在继续。

同样的反复模式仍在继续。

Book of Evidence揭示的并不是追问的缺失。

它揭示的是：追问已经存在，而同一个世界仍然不断重复。

这一矛盾正位于L2Q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追问系统的核心。

如果追问已经存在，为什么同样的模式仍然继续？

Book of Evidence一次又一次揭示了同一个矛盾。

追问已经存在。

然而重复仍在继续。

这表明，问题并不是缺少追问。

问题在于，缺少一条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教育路径，使人们能够学习如何追问世界环境本身。

人们可以提出问题，却仍然重复周围的世界。

人们可以提出问题，却仍然受到那个造成重复的同一世界环境的塑造。

人们可以提出问题，却仍然继承、接受、为之辩护并继续反复出现的模式。

因此，追问的存在本身并不能证明人们已经被教会如何追问。

追问的存在本身也不能证明人们已经被教会如何理解是什么在造成这种重复。

缺失的部分并不是更多信息。

信息已经存在。

缺失的部分也不是更多追问。

追问已经存在。

缺失的部分是一条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教育路径，用来学习如何追问世界环境本身。

一条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教育路径，用来审视那些在追问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仍反复继续的事物。

一条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教育路径，用来审视造成重复的机制。

这条缺失的路径成为了L2Q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追问系统。

L2Q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追问系统，是在Book of Evidence建立的证据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

它之所以被开发，是因为Book of Evidence揭示了即使追问已经存在仍继续存在的反复模式。

它之所以被开发，是因为Book of Evidence揭示了一条缺失的教育路径。

它之所以被开发，是因为Book of Evidence表明，追问与学习如何追问并不是同一回事。

L2Q被开发出来，是为了审视那些在追问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仍反复继续的事物。

L2Q被开发出来，是为了审视造成重复的机制，而不是仅仅审视由重复造成的结果。

L2Q被开发出来，是为了审视世界环境，而不是仅仅在其中行事。

L2Q被开发出来，是为了帮助人们理解世界环境，而不是仅仅在其中运转。

这就是为什么L2Q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追问系统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L2Q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追问系统代表着缺失的教育路径。

追问的来源与起源很重要。

L2Q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追问系统的来源与起源也很重要。

L2Q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追问系统起源于
Book of Evidence所建立的证据基础。

理解这个系统从何而来，是理解它为什么不同的第一步。

这就是为什么第一部分从“来源与起源”开始。

第1部分-来源与起源

来源与起源究竟是什么

“来源与起源”是“学会追问（L2Q）”追问工具包的基础，因为一切都始于信息来自哪里，以及是什么在塑造这些信息。

人们始终被信息包围，但没有被教会如何正确审视信息，也没有被教会如何从包围着他们的世界环境中学习。

人们被展示信息。

人们被告知信息。

人们被教授信息。

人们被期望记住信息。

人们被期望重复信息。

人们被期望实际运用信息。

人们被期望为信息辩护。

但人们没有被教会如何对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事物进行追问、看见、理解并从中学习。

人类目前生活在现存最大的学习环境之中，却没有被正确教会如何从中学习。

人们被留在一个他们没有被正确教会如何理解的世界中运转。

他们没有通过一条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教育路径学习世界环境如何塑造他们的心智、信念、情绪、信任、行为、认知和理解。

他们没有被教会金钱、依赖、权威、沉默、叙事、重复、恐惧、激励、传播范围、地位以及被制造的谎言如何影响人类。

世界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环境。

它不断为人类提供学习的机会。

人们往往在等待别人来教自己，而实际上他们已经站在现存最大的学习环境之中。

因此，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世界环境每天都在教育他们。

问题在于，许多人从未被教会如何看见这些课程。

他们没有被教会如何去问：

是什么在塑造我的思考？

是什么在塑造我的信念？

是什么在塑造我的情绪？

是什么在塑造我的信任？

是什么在塑造我的行为？

是什么在塑造我的认知？

是什么在塑造我的理解？

是什么在塑造我周围的世界？

如果没有这些问题，人们可能终其一生都在被塑造，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塑造。

人们常常继承世界的表面，却不了解表面之下是什么。

他们也许看见系统。

他们也许看见规则。

他们也许看见权威。

他们也许看见金钱。

他们也许看见教育。

他们也许看见反复出现的问题。

但他们并不一定理解是什么在制造这些问题、保护这些问题、塑造这些问题，或让这些问题得以继续。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无法从自己看不见的事物中学习。

“看见”并不只是“看”。

“看见”是一个追问得足够深入、从而超越表面解释，并开始识别塑造世界环境之机制的过程。

看见产生理解。

理解产生学习。

学习产生独立思考。

因此，“来源与起源”并不只是识别信息来自哪里。

它是要学习如何追问得足够深入，从而看见是什么在塑造信息本身。

人们必须学会去问：

是谁制造了这个？

它从哪里来？

为什么它被制造出来？

谁从中获益？

存在哪些激励？

是什么在影响它？

是什么在保护它？

什么被隐藏了？

什么被重复了？

是什么在塑造其中涉及的人？

什么样的世界环境产生了它？

这些问题很重要，因为人们继承的并不只是信息。

他们继承行为。

他们继承系统。

他们继承叙事。

他们继承依赖。

他们继承沉默。

他们继承权威。

他们继承反复出现的模式。

他们也继承被制造的谎言。

被制造的谎言并不只是以一条条虚假信息的形式单独存在。

被制造的谎言会嵌入世界环境本身。

它们会被正常化。

它们会受到保护。

它们会被重复。

它们会被辩护。

最终，它们会被当作真相接受。

随后，人们会继承这些被制造的谎言，却从未意识到它们起初就是被制造出来的。

人们被教会如何在世界环境中运转，却没有通过一条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教育路径，被教会如何理解这个世界环境。

人们可以极其擅长在一个自己并没有正确理解的世界中运转。

运转使人们能够在系统中生存。

理解使人们能够从系统中学习。

如果教育只教人们如何在世界环境中运转，那么教育就在帮助复制同样的世界环境。

人们随后就会成为世界环境的产物，而不是世界环境的学习者。

人类生活在一个由人类自身持续重新创造的世界环境之中。

世界环境塑造成年人。

成年人塑造教师。

教师塑造儿童。

儿童长大成为成年人。

成年人随后又重新创造同样的世界环境。

除非人们学会通过一条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追问路径去追问这个循环，否则这个循环将无限延续。

人们还必须理解，他们自己的心智是从世界环境中学习时最重要的工具。

任何头衔、权威、系统、机构、来源或个人，都无法独立地为另一个人创造理解。

理解必须由个人自己的心智发展出来。

追问发展理解。

理解发展学习。

学习发展独立思考。

因此，人们必须从原因中学习，而不是无休止地重复后果。

他们必须学习是什么在塑造世界，而不是只去适应它。

这就是为什么“来源与起源”位于“学会追问（L2Q）”追问工具包的开端。

如果“来源与起源”薄弱，其他每一个部分都会随之被削弱。

证据标准会被削弱。

激励与获益会被削弱。

品格与一致性会被削弱。

追问的许可会被削弱。

情绪影响会被削弱。

叙事与现实的对照会被削弱。

心理影响会被削弱。

处处采用同一标准会被削弱。

因此，“来源与起源”是整个框架的基础。

它是使人们开始从世界本身学习的起点。

这个过程是：

追问。

看见。

理解。

学习。

发展独立思考。

这就是人们如何停止重复一个自己并没有正确理解的世界。

这就是人们如何开始从世界环境中学习，而不是仅仅成为世界环境的产物。

这也就是为什么“来源与起源”是“学会追问（L2Q）”追问工具包的第一部分。

认知

在人们意识到世界环境正在塑造自己之前，世界环境就已经在塑造他们。

反复出现的模式之所以持续遍及世界，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人们往往相信自己反复看见的东西。

人们可能把重复误认为真相。

人们可能把熟悉误认为证据。

人们可能把受欢迎程度误认为可信度。

人们可能把权威误认为正确。

人们可能把可见度误认为重要性。

人们可能把自信误认为专业能力。

人们可能把地位误认为理解。

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认知一直在被塑造。

人们并没有通过一条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教育路径，学习自己的信念是如何形成的。

他们被教导应该相信什么。

他们没有被教会自己是如何开始相信这些东西的。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我是如何开始相信这一点的？

是谁把这个信念带给我的？

我相信它多久了？

我接触它有多频繁？

是什么一再强化了 this 信念？

我是否独立审视过它？

还是我继承了它？

儿童同样受到世界环境的塑造，而现行教育却没有教给他们一条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路径，使他们学会如何追问它。

儿童观察成年人。

儿童观察行为。

儿童观察系统。

儿童观察权威。

儿童观察金钱。

儿童观察依赖。

儿童观察叙事。

儿童观察重复。

儿童观察沉默。

儿童观察什么会受到奖励。

儿童观察什么会受到阻止或劝退。

因此，世界环境开始教育儿童，而现行教育却没有提供一条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路径，使他们学会如何追问它。

成年人也在持续受到世界环境的教育，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如果教育不教儿童和成年人如何追问现实世界环境，那么他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塑造过前人的同样重复循环。

人们也可能被困在简单的叙事之中。

人们可能被鼓励选边站，而不是从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事物中学习。

人们可能被鼓励以英雄与恶人的方式思考，而不是理解塑造世界环境的机制。

人们越是反复看见某件事，它就越可能变得正常。

它越是变得正常，受到追问的可能性就越小。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是什么在塑造我的认知？

是什么在塑造我的信任？

是什么在塑造我的理解？

是什么在塑造我的信念？

我是否正在清楚地看见这个世界？

还是我只看见了那些一再呈现在我面前的东西？

“来源与起源”的存在，是为了把人们从认知带向理解。

传播范围、地位与信息环境

人们常常假定，传播范围最大的信息一定也是最重要的信息。

这一点必须受到追问。

许多人会在无意识中追随声音最大的人、受众最多的人、规模最大的平台以及最高的地位。

人们常常把自己的好奇心交给别人。

许多人会等有权威的人告诉他们什么重要之后，才开始产生兴趣。

许多人会等某件事变得受欢迎之后，才去调查它。

许多人会等某件事获得地位之后，才允许自己去学习。

许多人会等别人来决定什么值得他们注意。

这意味着，人们可能会允许传播范围和地位的系统来决定他们的心智被允许把什么视为重要。

人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被动学习者，而不是主动学习者。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为什么这个来源获得了如此大的传播范围？

谁控制着这些信息传播所经过的环境？

谁决定什么被推广？

谁决定什么被重复？

谁决定什么被隐藏？

谁决定什么被移除？

谁决定什么获得更多可见度？

谁决定什么失去可见度？

人们还必须理解，传播范围本身就可能开始制造一种被感知为真相的东西。

某件事被看见得越多，它就越熟悉。

它越熟悉，就越可能被接受。

它越被接受，就越可能开始显得像是真的。

这就是为什么可见度本身也必须受到追问。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我是因为证据而追随这个来源吗？

还是因为它的传播范围？

我是因为理解而追随这个来源吗？

还是因为它的地位？

我是否因为某条信息没有获得传播范围而忽视它？

我是否在等待别人告诉我它很重要？

我是否正在让别人决定什么值得调查？

人们必须停止等待学习的许可。

人们必须成为主动学习者，而不是被动学习者。

他们自己的心智必须成为学习中最重要工具。

金钱、依赖与系统

金钱是整个世界环境中塑造行为的最大机制之一。

因此，人们必须学会追问信息周围的机制。

金钱可以制造依赖。

依赖可以塑造行为。

行为可以塑造什么会被说出来。

行为可以塑造什么会被重复。

行为可以塑造什么会受到保护。

行为可以塑造什么会被隐藏。

行为可以塑造什么会受到挑战。

行为可以塑造什么会被允许继续。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这个来源是否创造了金钱流动的路径？

这个来源是否控制金钱流动的路径？

这个来源是否为金钱流动的路径提供资金？

这个来源是否影响金钱流动的路径？

这个来源是否创造或影响着人们所依赖的系统？

人们是否依赖这些系统？

依赖是否影响行为？

依赖是否影响追问？

依赖是否影响沉默？

依赖是否影响人们愿意挑战什么？

这里并不是要责怪个人。

这里是要理解塑造行为的机制。

教师作为信息来源

教师会成为儿童的信息来源。

这意味着教师自己也必须学会如何追问。

许多教师都经历过儿童如今正在进入的同一教育系统。

他们被教授过信息。

他们接受过传递信息的训练。

他们曾经根据这些信息接受评估。

随后，他们被安排到把信息传递给下一代的角色中。

这里并不是要责怪教师。

这里是要理解塑造他们环境。

教师也是同一个世界环境中的参与者。

他们同样继承了信息。

他们也向那些自己从未被教会如何从世界环境中学习的人学习过。

人们被教会如何在系统中运转，却没有被教会如何理解这些系统。

人们可以极其擅长在自己并没有正确理解的系统中运转。

教师自己往往也经历过同样的路径。

这就是重复能够跨越世代延续的原因之一。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是谁教了教师？

是谁训练了教师？

什么系统塑造了教师？

教师是否被教过现实世界环境？

教师是否被教会金钱、依赖、权威、沉默、叙事、重复、传播范围和地位如何塑造人类？

还是教师被教会了如何在一个现有系统中运转？

因此，教师应当成为追问、看见、理解、学习以及独立思考的促进者。

从谎言中学习

人们常常认为，谎言的存在只是为了欺骗。

“来源与起源”教人们超越这一点。

一旦心智准备好去追问谎言，谎言就可以成为教育工具。

谎言揭示行为。

谎言揭示依赖。

谎言揭示激励。

谎言揭示叙事。

谎言揭示沉默。

谎言揭示反复出现的模式。

谎言揭示这样一种结果：当人们没有被教会如何追问谎言所揭示的事物时，会发生什么。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这个谎言揭示了什么？

什么机制使这个谎言能够继续？

谁从这个谎言中获益？

谁保护了这个谎言？

谁重复了这个谎言？

这个谎言揭示了什么反复出现的模式？

人类可以从这个谎言中学到什么？

目的不是教人们憎恨谎言。

目的是教人们从谎言中学习。

从所呈现的事物中学习

许多人面对呈现在自己面前的事物时，会先作出反应，而不是从中学习。

反应常常会阻止进步。

人们会变得愤怒。

人们会变得恐惧。

人们会选择立场。

人们会为立场辩护。

人们会攻击立场。

人们会被困在叙事之中。

“来源与起源”教人们超越反应。

人们应当追问：

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这里揭示了什么行为？

这里揭示了什么反复出现的模式？

这揭示了关于人类的什么？

这揭示了关于依赖的什么？

这揭示了关于金钱的什么？

这揭示了关于沉默的什么？

这揭示了关于世界环境的什么？

人们还必须理解，他们并不只是在学习信息。

他们是在学习如何看见世界。

这个过程变为：

追问。

看见。

理解。

学习。

发展独立思考。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世界环境的产物转变为世界环境的学习者。

可见来源与最终来源的对照

人类追问能力最大的局限之一，是人们往往停在第一个可见来源上。

人们看见一个人。

人们看见一个组织。

人们看见一个政府。

人们看见一名公职人员。

人们看见一家媒体机构。

人们看见一名专家。

人们看见一名网络创作者。

随后，人们就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来源。

但是，“来源与起源”教人们继续追问。

可见来源可能并不是最终来源。

可见来源可能正在执行信息。

可见来源可能正在重复信息。

可见来源可能正在保护信息。

可见来源可能依赖另一个来源。

可见来源本身也可能受到世界环境的塑造。

可见来源本身也可能仍在从世界环境中学习。

人们常常停在自己得到的第一个解释上。

第一个解释可能让人感觉安心。

第一个解释可能让人感觉完整。

第一个解释可能让人感觉满意。

但感到满意并不等于理解。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这是真正的来源吗？
还是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来源？
这个来源背后是谁？
谁在影响这个来源？
谁从这个来源中获益？
这个来源是在什么环境中运作？
什么机制正在塑造这个来源？
人们往往停得太早。
“来源与起源”教人们继续追问。

可能的动机

人们往往停留在过于简单的结论上。

政府是坏的。

媒体是坏的。

警察是坏的。

权威是坏的。

机构是坏的。

人们常常对呈现在自己面前的事物作出情绪化反应，而不是审视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来源与起源”教人们超越简单结论。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我正在作出哪些假设？

我是否正在接受第一个解释？

还有哪些动机是我尚未考虑的？

还有哪些解释是我尚未考虑的？

还有哪些长期结果是我尚未考虑的？

我是否只在一个已经呈现给我的叙事内部追问？

目的不是把人们锁定在某一个结论中。

目的是帮助人们独立调查各种可能性，并从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事物中学习。

世界环境始终在教育

人们常常在等待别人来教自己，而实际上已经站在现存最大的学习环境之中。

世界环境始终在教育。

它通过行为教育。

它通过重复教育。

它通过叙事教育。

它通过激励教育。

它通过依赖教育。

它通过权威教育。

它通过后果教育。

它通过沉默教育。

问题并不是缺少课程。

问题在于，人们没有获得一条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教育路径，使他们能够看见这些课程并从中学习。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这正在教我什么？

这揭示了什么反复出现的模式？

这里呈现了什么后果？

这里揭示了什么行为？

人类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人类正在向人类学习

人类很大程度上是在接受人类自己的教育。

但是，人类自己却没有被教会如何从世界环境中学习。

人们在学会独立审视信息之前，就已经继承了信息。

人们在理解信息之前，就已经为信息辩护。

人们在学习之前，就已经作出反应。

人们在追问之前，就已经跟随。

人们在理解之前，就已经重复。

人们停留在简单解释上，是因为他们没有被教会一条用于发展更深入追问的结构化路径。

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无法进步。

这意味着人类需要更好的学习工具。

跟随、信念与思考的委托

重复世界环境的最大机制之一，是把思考委托给别人。

人们被教导去跟随，却没有被教导去追问这种跟随。

人们被教导某些人知道得比自己更多。

人们被教导信任头衔。

人们被教导信任权威。

人们被教导信任职位。

人们被教导信任地位。

人们被教导记住别人告诉他们的内容。

随后，人们因执行自己被告知应当遵循的内容而获得报酬。

许多人于是允许别人替自己思考。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我是否正在允许别人替我思考？

我是否正在允许别人替我追问？

我是否正在允许别人替我决定什么是真相？

我是否信任头衔而不是证据？

我是否信任地位而不是行为？

我是否信任权威而不是理解？

人们还必须理解，离开一个叙事并不会自动产生独立思考。

人们可以离开一个权威，却接受另一个权威。

人们可以离开一个群体，却加入另一个群体。

人们可以离开一种解释，却继承另一种解释。

独立思考并不是换一边站。

独立思考是学习如何追问所有立场。

人类意识的进步

“来源与起源”的目的远不只是教人们如何追问信息。

它是为了推进人类从世界环境中学习的能力。

人类意识的进步并不只是积累更多信息。

它是成为更好的学习者。

它是提升人类追问的能力。

提升人类看见的能力。

提升人类理解的能力。

提升人类学习的能力。

提升人类独立思考的能力。

人们还必须理解，每一个人都处在世界环境之中。

没有人站在它之外。

政府处在其中。

媒体处在其中。

教师处在其中。

警察处在其中。

机构处在其中。

家长处在其中。

儿童处在其中。

专家处在其中。

作者处在其中。

读者处在其中。

每个人都在影响它。

每个人也都在受到它的影响。

每个人都参与其中。

每一个决定，要么帮助重复，要么帮助学习。

接受。

重复。

跟随。

分享。

辩护。

保持沉默。

这一切都有后果。

原始的进程往往是：

跟随。

反应。

辩护。

重复。

选边站。

更先进的进程是：

追问。

看见。

理解。

学习。

发展独立思考。

从世界环境中学习。

终点不是无休止的追问。

终点是理解。

终点是学习。

终点是独立思考。

目的并不只是改善追问。

目的是改善人类从世界环境本身学习的能力。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世界环境的产物转变为世界环境的学习者。

第2部分-证据标准

证据标准究竟是什么

第1部分已经确立，人们必须从世界环境中学习，而不是仅仅成为世界环境的产物。

“来源与起源”首先追问：信息、系统、故事、规则、头衔、行为以及反复出现的模式来自哪里，是什么塑造了它们，它们随着时间展现了什么，以及什么样的世界环境产生了它们。

第2部分现在进入“证据标准”。

证据标准追问，证据是否真的支持正在被声称、教授、重复、保护、记录、呈现或执行的内容。

证据标准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被教导应该相信什么，却没有被正确教会证据究竟是什么。

人们被展示信息。

人们被告知信息。

人们被教授信息。

人们被期望接受信息。

人们被期望重复信息。

人们被期望为信息辩护。

但人们没有被教会如何正确审视证据是否支持正在被说出的内容。

这造成了世界环境中最大的问题之一。

信息可能在没有受到正确追问之前，就被当作真相呈现。

故事可能在证据没有受到审视之前，就被当作真相重复。

头衔可能被当作证据。

权威可能被当作证据。

系统可能被当作证据。

受欢迎程度可能被当作证据。

书面记录可能被当作证据。

反复出现的主张可能被当作证据。

恐惧可能被当作证据呈现。

反叙事可能被当作证据。

被生成、修改、筛选或制造的材料可能被当作证据呈现。

但这些东西本身都不是证据。

证据标准的存在，是为了阻止没有支持的信息变成被接受的真相。

证据标准教人们在接受发生之前先慢下来。

它教人们追问：究竟呈现了什么，正在声称什么，什么支持这一主张，缺少什么，什么存在矛盾，什么是通过恐惧或情绪压力呈现的，以及什么只是被重复到看起来像真的。

证据标准并不取代“来源与起源”。

它是在“来源与起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来源与起源”追问某件事来自哪里，以及是什么塑造了它。

证据标准追问，证据是否支持基于它所提出的主张。

证据标准的目的不是告诉人们应该相信什么。

它的目的是教人们如何在相信、重复、为之辩护或据此行动之前，先审视信息。

证据必须做到什么

证据并不只是已经存在的信息。

证据必须显示某种东西。

证据必须支持正在提出的主张。

证据必须经得住追问。

证据必须始终对进一步审视保持开放。

证据必须与现实相连接。

证据必须与行为相一致。

证据必须揭示矛盾。

证据必须随着时间保持一致。

证据必须帮助人们从所呈现的事物中学习。

证据也欢迎被追问。

证据不需要受到保护以免被追问。

证据不害怕审视。

证据不依靠头衔、权威、重复、恐惧、地位或情绪压力来维持自身。

追问会强化证据。

追问会改善理解。

追问会揭示薄弱之处。

追问会揭示矛盾。

追问会揭示缺失的内容。

追问会揭示没有得到支持的内容。

追问会帮助人们学习。

没有得到支持的信息往往会抵制追问，因为追问会威胁那些无法得到正确支持的东西。

因此，证据标准教人们：追问并不是真相的敌人。

追问是真相的路径之一。

信息不是证据

信息并不会自动成为证据。

一项陈述并不会自动成为证据。

一个头衔并不会自动成为证据。
一个角色并不会自动成为证据。
一个系统并不会自动成为证据。
一个被反复讲述的故事并不会自动成为证据。
一个被写下来的故事并不会自动成为证据。
一个被继承的信念并不会自动成为证据。
一个受到保护的叙事并不会自动成为证据。
一个因为重复信息而获得报酬的人，并不会自动成为证据。

一个系统说某件事是真的，并不会自动成为证据。
与信息相连的恐惧并不会自动成为证据。
一个与另一个叙事相对立的反叙事，并不会自动成为证据。

由AI生成、修改、总结、筛选或呈现的信息，并不会自动成为证据。

人们必须追问：

正在声称什么？

什么证据支持它？

证据来自哪里？

证据能否受到审视？

证据能否受到追问？

证据是否支持这一主张？

行为是否支持这一主张？

一致性是否支持这一主张？

缺少什么证据？

什么证据被隐藏了？

什么证据与这一主张相矛盾？

什么东西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被接受了？

这些证据是否曾被制造、修改、筛选、总结、重新框定，或以一种可能误导人的方式被呈现？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们可能被教会接受信息，却从未学会判断它是否得到正确支持。

他们可能记住没有得到支持的信息。

他们可能重复没有得到支持的信息。

他们可能为没有得到支持的信息辩护。

他们可能把没有得到支持的信息传给下一代。

于是，世界环境就会通过那些在受到正确审视之前便被接受的信息而继续重复。

反复出现的故事变成真相

人类学习最大的失败之一，是人们可能把重复误认为真相。

一个故事可以被制造出来。

一个头衔可以赋予它权威。

一个系统可以赋予它传播范围。

金钱可以给人们重复它的理由。

时间可以赋予它熟悉感。

书面记录可以让它显得具有永久性。

足够多的人重复它，可以赋予它社会认同。

未来世代随后就可能把它当作真相继承下来。

但重复不是证据。

一个被反复讲述的故事不是证据。

一个被写下来的故事不是证据。

一个被继承的故事不是证据。

一个受到保护的故事不是证据。

一个得到头衔、系统、金钱、传播范围、恐惧、地位和时间支持的故事，如果不能受到正确审视并得到证据支持，仍然不是证据。

因此，人们必须追问：

是谁制造了这个故事？

是谁赋予它权威？

是谁重复它？

谁从人们相信它这件事中获益？

谁因为维持它而获得报酬？

是谁保护它免受追问？

什么证据支持它？

什么证据与它相矛盾？

当它受到挑战时会发生什么？

这是证据吗？

还是这是被继承的信念？

如果没有证据标准，反复出现的故事可能仅仅因为有足够多的人重复它、书写它、保护它或把它传下去，就被当作真相接受。

头衔、权威和有报酬的角色不是证据

人们常常被教导去相信头衔。

他们被教导去相信权威。

他们被教导去相信官方角色。

他们被教导去相信系统。

他们被教导去相信那些因为发言、执行、教学、呈现或重复信息而获得报酬的人。

但一个头衔不是证据。

权威不是证据。

一个有报酬的角色不是证据。

一个官方职位不是证据。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什么证据支持这个头衔？

什么证据支持这个权威？

什么证据支持这个角色？

什么证据支持这个人所说的话？

什么证据支持这个系统所提出的主张？

如果人们相信它，谁会获益？

如果它不受到追问，谁会获益？

谁因为重复它而获得报酬？

谁因为执行它而获得报酬？

谁因为保护它而获得报酬？

当人们要求证据时会发生什么？

这里并不是要自动拒绝每一个头衔、角色、系统或权威。

这里是不要把它们误认为证据。

证据标准教人们，权威仍然必须受到审视。

头衔仍然必须受到审视。

系统仍然必须受到审视。

有报酬的角色仍然必须受到审视。

同一标准必须处处适用。

系统、来源与证据

一个系统已经存在，并不能证明这个系统是依据真相建立的。

这与“来源与起源”直接相连。

“来源与起源”追问：

这个系统来自哪里？

是谁制造了它？

是什么塑造了它？

它随着时间展现出了什么行为？

它保护什么？

它重复什么？

它隐藏什么？

它允许什么？

证据标准随后追问：

什么证据支持这个系统的主张？

什么证据与这些主张相矛盾？

缺少什么证据？

在受到挑战之后产生了什么证据？

这些证据显示的是真相吗？

还是它们只显示了权威、服从、重复和保护？

人们常常认为，只要某件事已经存在，它就一定是依据真相建立的。

这一点必须受到追问。

如果系统是由并非依据真相行事的人所制造、维持或保护的，那么这些系统所产生的信息、头衔、规则、记录、权威和叙事，不能仅仅因为它们存在就被当作真相接受。

一个系统历史悠久，并不是它真实的证据。

一个系统力量强大，并不是它真实的证据。

一个系统具有官方地位，并不是它真实的证据。

一个系统跨越世代被重复，并不是它真实的证据。

一个系统受到金钱、地位、权威、恐惧或强制力量的保护，也不是它真实的证据。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什么证据支持它？

什么证据与它相矛盾？

缺少什么证据？

什么证据被忽视了？

这个系统展现出什么行为？

当它受到挑战时，这个系统会做什么？

它会回答吗？

它会纠正吗？

它会回避吗？

它会保护自己吗？

它会产生真相吗？

还是它会产生服从？

证据标准正是在这里与世界环境直接连接起来。

证据并不只适用于陈述。

它适用于系统。

它适用于规则。

它适用于权威。

它适用于头衔。

它适用于行为。

它适用于叙事。

它适用于反复出现的模式。

它适用于基于恐惧的呈现。

它适用于反叙事。

它适用于被生成、修改、筛选或制造的材料。

这就是为什么证据标准是教育中缺失的路径之一。

如果没有它，人们可能被教会如何在系统中运转，却从未被教会如何追问这些系统是否得到真相、证据、一致性和行为的支持。

证据标准的存在，是为了阻止没有得到支持的信息成为被接受的真相。

它帮助人们开始从接受走向审视。

它帮助人们从信念走向理解。

它帮助人们从反复信息的产物转变为世界环境的学习者。

跨时间审视证据

本部分前面的内容已经说明，信息、头衔、权威、有报酬的角色、系统、书面记录、反复出现的故事、被继承的信念、基于恐惧的呈现、反叙事，以及被生成、修改、筛选或制造的材料，都不会自动成为证据。

它也说明了证据欢迎被追问。

现在这一部分转向证据必须如何随时间受到审视。

证据标准并不只审视某一个时刻。

它审视随着时间所呈现出来的内容。

一句单独的陈述可能具有误导性。

一份单独的记录可能并不完整。

一个单独的解释可能具有选择性。

一个单独的回答可能回避更大的模式。

一份延迟出现的陈述可能被用来替代实时呈现的内容。

这就是为什么证据必须跨时间受到审视。

人们应当追问：

随着时间都呈现了什么？

它是什么时候呈现的？

它是在实时情况下呈现的吗？

它是在事件发生之后记录的吗？

它是在后来才被解释的吗？

后来的解释是否与实时证据相符？

证据是否一直保持一致？

行为是否一直保持一致？

故事是否改变了？

解释是否改变了？

同样的模式是否再次出现？

是否出现了矛盾？

是否加入了证据？

是否移除了证据？

是否忽视了证据？

受到挑战之后发生了什么？

绝不能允许延迟出现的解释凌驾于按时间顺序呈现的实时证据之上。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更长时间的模式显示出不同的情况时，真相不应依赖一个孤立的时刻。

跨时间的证据帮助人们看见模式。

它帮助人们看见矛盾。

它帮助人们看见什么受到保护。

它帮助人们看见什么被回避。

它帮助人们看见言语、行为、记录、时间以及结果是否一致。

因此，证据标准教人们把证据作为一个连续过程的一部分来审视，而不是把它看成彼此割裂的信息碎片。

行为作为证据

言语并不足够。

人们说什么，必须与人们做什么进行比较。

行为可以揭示陈述隐藏的东西。

行为可以揭示头衔保护的东西。

行为可以揭示系统回避的东西。

行为可以揭示金钱、依赖、恐惧、职位、声誉或激励所塑造的东西。

一个人可以说自己依据真相行事。

一个系统可以说自己依据正义行事。

一个机构可以说自己依据关怀行事。

一个有报酬的角色可以说自己依据职责行事。

一个头衔可以说自己依据权威行事。

但证据标准追问的是，行为是否支持所提出的主张。

人们应当追问：

行为是否与言语一致？

行动是否与主张一致？

当系统受到挑战时，它会回答吗？

当权威看到证据时，它会纠正吗？

有报酬的角色是在保护真相吗？

还是在保护职位、系统、金钱、声誉或叙事？

沉默是否与主张相矛盾？

回避是否与主张相矛盾？

拖延是否与主张相矛盾？

移除、阻止、驳回或惩罚是否与主张相矛盾？

跨时间的行为可以成为最清楚的证据路径之一，因为行为显示的是人和系统实际上正在做什么，而不仅仅是他们说自己在做什么。

如果言语与行为分离，证据标准就必须追问这种分离。

如果一项主张说的是一回事，而行为却一再显示另一回事，那么这种行为必须受到审视。

受到挑战之后的证据

证据标准还必须审视信息受到挑战之后发生了什么。

许多主张在被要求提供证据之前看起来很有力。

许多系统在被要求回答之前看起来很真实。

许多头衔在其主张受到审视之前看起来很可信。

许多叙事在矛盾被呈现出来之前看起来很稳定。

挑战会揭示证据标准。

证据欢迎被追问，因为追问会强化真实之物，并揭示薄弱、缺失、矛盾或没有得到支持的部分。

没有得到支持的信息往往会抵制追问，因为追问会威胁那些无法得到正确支持的东西。

人们应当追问：

当证据被要求提供时会发生什么？

是否提供了证据？

问题是否得到回答？

问题是否得到纠正？

矛盾是否得到处理？

证据是否被忽视？

提出问题的人是否受到攻击？

是否利用了沉默？

是否用权威代替证据？

是否用程序代替真相？

问题是否被拖延，直到人们停止追问？

是否保护了系统，而不是审视证据？

挑战之后发生什么很重要，因为回应本身会成为证据。

回答可以成为证据。

纠正可以成为证据。

拒绝回答可以成为证据。

回避可以成为证据。

沉默可以成为证据。

矛盾可以成为证据。

保护行为可以成为证据。

反复不作答可以成为证据。

证据标准教人们，不仅要审视原始主张，还要审视该主张受到追问之后随之出现的行为。

证据、时间线与回应

证据标准还要求人们沿着时间线和回应来追踪证据。

证据不应与它何时被呈现、来自哪里、谁看见了它、谁收到了它、谁能够挑战它，以及之后发生了什么相分离。

人们应当追问：

这是什么时候呈现的？

这是在哪里呈现的？

是谁产生了它？

谁收到了它？

谁看见了它？

谁受到了挑战？

谁有机会回答？

谁有机会纠正？

谁有机会反驳？

谁保持了沉默？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随后出现了什么行为？

什么模式继续了？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证据脱离其时间线时，证据可能被削弱。

当人们忽视谁看见了证据、谁收到了证据、谁有机会回答，以及之后发生了什么时，证据也可能被削弱。

实时证据很重要，因为它显示了在当时被提出、呈现、记录、挑战或使之可见的内容。

延迟出现的解释必须与实时呈现的内容进行追问和比较。

人们应当追问：

后来的解释是否与实时证据相符？

后来的陈述是否重写了当时所呈现的内容？

后来的记录是否回避了受到挑战的内容？

后来的解释是否移除了背景信息？

时间线是否支持这一主张？

内容变得可见之后出现的行为，是支持还是与这一主张相矛盾？

真正的证据标准并不只追问某件事是否存在。

它还追问这件事在更广泛的记录中是如何存在的。

它追问把证据按顺序排列之后，证据显示了什么。

它追问时间线是否支持这一主张。

它追问内容变得可见之后的行为，是支持还是与这一主张相矛盾。

这就是人们如何开始从证据中学习，而不是仅仅收集信息。

已呈现、被隐藏、缺失以及存在矛盾的内容

证据标准必须教人们把已经呈现的内容与没有呈现的内容进行比较。

人们往往会被摆在自己面前的证据所引导。

但缺失的内容可能同样重要。

被隐藏的内容可能同样重要。

存在矛盾的内容可能同样重要。

被保护起来免受追问的内容可能同样重要。

人们应当追问：

呈现了什么？

没有呈现什么？

缺少什么？

什么被隐藏了？

什么没有得到支持？

什么存在矛盾？

什么受到保护？

什么被回避？

什么被移除了？

什么没有得到回答？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们可能会被经过筛选的证据所引导。

他们可能只被展示一幅画面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被隐藏起来。

他们可能被展示一项陈述，而行为却与这项陈述相矛盾。

他们可能被展示一份记录，而时间线却被忽略。

他们可能被展示权威，而证据却缺失。

他们可能被展示自信，而支持却不存在。

证据标准帮助人们超越经过筛选的呈现。

它帮助人们把已经呈现的内容，与缺失、隐藏、矛盾、回避或受到保护的内容进行比较。

证据呈现、恐惧与服从

证据标准还必须追问证据是如何被呈现的。

呈现证据的机制越强大，对证据本身进行追问就越重要。

人们可能被展示恐惧，并被引导把恐惧环境本身当作证据。

恐惧可以制造紧迫感。

恐惧可以制造服从。

恐惧可以阻止追问。

恐惧可以使人们在正确审视之前，就接受薄弱、不完整、经过筛选或没有得到支持的证据。

恐惧可以使人们在没有追问证据是否支持主张的情况下，就跟随头衔、系统、有报酬的角色、官方陈述、反复警告和公众压力。

但恐惧不是证据。

紧迫感不是证据。

官方压力不是证据。

反复警告不是证据。

有报酬的服从不是证据。

大规模重复不是证据。

证据标准必须追问，人们看到的究竟是证据，还是被设计用来让他们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接受某件事的恐惧。

人们应当追问：

呈现了什么证据？

它是如何被呈现的？

什么恐惧被附加在它上面？

正在制造什么反应？

缺少什么证据？

什么证据存在矛盾？

什么证据被保护起来免受追问？

人们是在被帮助去理解吗？

还是人们正在被推动去服从？

这与“情绪影响”“叙事与现实的对照”和“心理影响”有重叠，但它属于这里，因为证据标准必须追问恐惧是否被用来取代证据。

反叙事与证据标准

证据标准还必须追问反叙事。

人们可能看见一个虚假叙事，拒绝它，然后因为反叙事似乎与第一个叙事相对立，就接受这个反叙事。

但对立不是证据。

反叙事仍然可能被制造。

反叙事仍然可能获得资金支持。

反叙事仍然可能获得传播范围。

反叙事仍然可能受到控制。

反叙事仍然可能让人们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形成信念。

人们可以逃离一个被制造的故事，却立即进入另一个被制造的故事。

因此，证据标准必须同时追问叙事和反叙事。

人们应当追问：

什么证据支持这个反叙事？

它来自哪里？

是谁赋予它传播范围？

谁从人们相信它这件事中获益？

它是在帮助人们审视证据吗？

还是仅仅把人们从一种信念转移到另一种信念？

它是否追问“来源与起源”？

它是否追问“证据标准”？

它是否追问“激励与获益”？

它是否处处采用同一标准？

证据标准绝不能允许人们用一个没有得到支持的信念去替代另一个没有得到支持的信念。

路径不是从一个叙事走向另一个叙事。

路径是从没有得到支持的信念，走向以证据为基础的追问、看见、理解、学习和独立思考。

AI、制造出来的证据与来源历史

证据标准还必须使人们准备好追问那些可以被生成、修改、总结、筛选、重新框定或制造出来的证据。

制造出来的证据越具有说服力，“来源与起源”就越重要。

AI可以让虚假证据看起来真实。

AI可以让虚假故事看起来有证据支持。

AI可以让虚假的图像、声音、文件、摘要和解释看起来可信。

AI也可以被用来隐藏、重新框定、总结、筛选或扭曲证据。

因此，由AI生成或通过AI呈现的信息，在没有受到审视之前，不得被当作证据。

这直接连接回“来源与起源”。

“来源与起源”追问：

这些证据来自哪里？

它第一次存在是什么时候？

是谁产生了它？

它具有什么历史？

在能够生成、修改或制造这些内容的工具出现之前，它是否已经可见？

证据标准随后追问：

这种历史能否受到审视？

时间线是否支持它？

原始来源能否被核查？

这些证据能否与生成、修改、总结或重新框定的材料区分开？

在AI操纵出现之前就具有清晰历史的证据，与只在能够生成、修改或制造内容的工具出现之后才出现的证据，是不同的。

人们应当追问：

是什么制造了这些证据？

它是被生成的吗？

它是被修改的吗？

它是被总结的吗？

它是被筛选的吗？

它是否被脱离了背景？

原始内容能否受到审视？

来源能否被核查？

时间线能否被核查？

行为是否支持它？

更广泛的证据记录是否支持它？

证据标准必须帮助人们追问：他们看见的是证据，还是看起来像证据的制造式呈现。

证据标准与人类进步

证据标准并不只是为了证明或反驳某一项单独的主张。

它是“通向人类进步的缺失路径”的一部分。

证据标准并不只是为了追问证据。

它是为了阻止人类把呈现误认为真相。

如果人类把呈现误认为真相、把恐惧误认为证据、把权威误认为真相、把反复出现的故事误认为证据，并让没有得到支持的信息被未来世代继承，那么人类就无法进步。

证据标准的存在，是为了阻止这条重复路径继续下去。

它帮助保护通向理解的路径。

它教人们在接受之前先慢下来。

它教人们审视已经呈现的内容。

它教人们注意缺失的内容。

它教人们把言语与行为进行比较。

它教人们沿着时间追踪证据。

它教人们追问受到挑战之后的回应。

它教人们追问基于恐惧的呈现。

它教人们追问反叙事。

它教人们追问被制造或修改的证据。

它教人们处处采用同一标准。

这就是证据标准如何承接“来源与起源”。

“来源与起源”帮助人们追问信息、系统、故事、头衔、行为以及反复出现的模式来自哪里。

证据标准随后帮助人们检验证据是否支持正在被声称、呈现、重复、保护、挑战、隐藏或显示出矛盾的内容。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信念走向审视。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审视走向看见。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看见走向理解。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理解走向学习。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学习走向独立思考。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没有得到支持的信息的产物，转变为世界环境的学习者。

证据标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目的并不只是追问证据。

目的是改善人类从世界环境本身所呈现的证据中学习的能力。

如果没有证据标准，人们可能继承没有得到支持的信息，并把它当作真相重复。

有了证据标准，人们就可以开始看见：什么得到支持，什么缺失，什么存在矛盾，什么受到保护，什么是被制造出来的，什么是基于恐惧的，以及什么必须被进一步追问。

这就是为什么证据标准属于“通向人类进步的缺失路径”。

第3部分-激励与获益

激励与获益究竟是什么

第1部分已经确立，人们必须从世界环境中学习，而不是仅仅成为世界环境的产物。

第2部分已经确立，人们必须审视证据是否支持正在被声称、重复、保护、呈现或执行的内容。

第3部分现在进入“激励与获益”。

“激励与获益”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只有理解了什么行为正在受到奖励、受到保护、被人们依赖，或者人们害怕失去什么，人们才能正确理解人类行为。

人们常常被教导去看行动。

却没有被教导去追问是什么在驱动这些行动。

人们常常被教导去看结果。

却没有被教导去追问产生这些结果的激励。

人们被教导去信任系统。

却没有被教导去追问这些系统从继续存在中获得什么。

人们常常被教导去评判个人。

却没有被教导去追问塑造个人的机制。

“激励与获益”教人们追问：

谁获得收益？

谁从中获益？

谁依赖这一点？

谁保护这一点？

谁害怕失去这一点？

谁因此受到奖励？

谁因此获得报酬？

谁正在促成它继续存在？

人们并不只是生活在世界环境之中。

通过受激励塑造的行为，他们也帮助重新创造这个世界环境。

这是人类重复同一个世界的最大原因之一。

人们并不是因为邪恶才一再创造同样的世界。

他们一再创造同样的世界，是因为激励不断奖励他们去重新创造它。

人类常常在没有完全理解自己正在促成什么的情况下，重新创造同一个世界。

这是世界上反复出现的问题持续存在的最大原因之一。

金钱、依赖与世界环境

金钱是塑造人类行为的最大机制之一。

金钱可以制造依赖。

依赖可以制造服从。

服从可以制造沉默。

沉默可以保护系统。

系统可以因为人们依赖它们而继续存在。

人们常常被教导只把金钱理解为报酬。

但金钱也会塑造行为。

金钱可以影响人们说什么。

金钱可以影响人们不说什么。

金钱可以影响人们重复什么。

金钱可以影响人们保护什么。

金钱可以影响人们回避追问什么。

金钱可以影响人们执行什么。

金钱可以影响人们允许什么继续存在。

金钱可以影响人们把什么正常化。

人们应当追问：

谁正在获得报酬？

是谁付给他们钱？

他们因为什么而获得报酬？

什么是他们因获得报酬而不去追问的？

他们因重复什么而获得报酬？

他们因执行什么而获得报酬？

他们因保护什么而获得报酬？

如果他们提出挑战，会发生什么？

如果他们揭露问题，会发生什么？

金钱不需要控制每一个想法。

依赖本身可能就足够了。

人们可以成为激励的产物，却始终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

人的奖励、归属感与融入

影响人们的并不只有金钱。

人们也可能受到以下因素影响：

接受。

受欢迎。

认可。

关注。

地位。

赞同。

归属感。

舒适。

安全感。

避免批评。

避免拒绝。

避免被排斥。

人们往往不会问：

“这是真的吗？”

他们可能反而会问：

“其他人都在做什么？”

“别人会赞同我吗？”

“如果我不同意，我还会属于这个群体吗？”

害怕独自站立的恐惧，可能会变得比理解的愿望更强。

人们可能会改变自己的行为，以获得认可、避免排斥、维持归属感，并融入他们认为自己依赖的环境。

人们可能逐渐让归属感变得比理解更重要。

人们应当追问：

我是在跟随真相吗？

还是在跟随人？

我是在独立思考吗？

还是我在努力融入？

当人们停止独立思考时，谁会获益？

什么行为正在被模仿？

什么行为正在被正常化？

人会模仿人

人们常常从其他人那里继承行为。

人们会模仿：

语言。

观点。

潮流。

生活方式。

外表。

态度。

习惯。

社会行为。

网络行为。

这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独立理解了这些东西，而是因为这些东西看起来正常、受欢迎、成功或被接受。

反复出现的行为可能仅仅因为有足够多的人正在做，就被正常化。

融入可能变得正常。

正常化可以变成重复。

重复可以变成被继承的行为。

被继承的行为可以变成被接受的现实。

一种行为重复得越久，其背后的机制就越可能变得不可见。

人们可能停止追问，因为重复本身就可以制造一种看起来像真相的外观。

表面化的环境

现代环境可能会鼓励人们把外表置于理解之上。

人们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

自己看起来怎样。

自己在网络上看起来怎样。

自己看起来有多成功。

自己看起来有多快乐。

自己看起来有多受欢迎。

别人怎么看自己。

人们可能会展示理想化的自己，同时隐藏现实。

虚假的微笑可以取代真实的福祉。

被展示出来的成功可以取代真相。

网络身份可以取代真实的自我。

形象可以变得比理解更重要。

人们可能看起来彼此连接，实际上却感到孤立。

人们可能看起来快乐，实际上却并不快乐。

人们可能看起来成功，私下却正在挣扎。

当外表变得比真相更重要时，表面化的环境就会形成。

受欢迎程度、地位与比较

人们可能会拿自己与别人比较。

更多金钱。

更多财物。

更多关注者。

更高地位。

更多关注。

更多认可。

这可能会制造无休止的比较循环，却没有理解。

受欢迎程度不是证据。

关注不是证据。

关注者数量不是证据。

地位不是证据。

被广泛看见，并不会自动使某件事成为真实。

人们可能把可见度误认为真相，把受欢迎程度误认为正确，把影响力误认为可信度。

恐惧、沉默与归属感

人们可能会回避追问，因为追问可能威胁归属感。

人们可能害怕：

批评。

嘲笑。

拒绝。

排斥。

尴尬。

孤立。

失去机会。

独自站立。

恐惧可以促使沉默。

沉默可以保护重复。

重复可以被正常化。

被正常化的行为可以被未来世代继承。

这个循环可能继续下去，而人们并没有完全理解自己正在促成什么。

人们还必须理解，激励可能会变得比真相更强。

人们可能知道某件事应该受到追问，却仍然继续，因为激励正在保护这种行为。

教育、教师与世界的重复

教育是“激励与获益”最清楚的例子之一。

教师往往是他们曾经接受教育的同一教育系统的产物。

他们在其中接受教育。

他们在其中接受训练。

他们在其中获得报酬。

他们在其中接受评估。

他们被安排到其中的角色。

他们被期望在其中教学。

他们被期望在其中传递信息。

他们被期望在其中评估信息。

但他们并没有被教会把一条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路径教给儿童，使儿童能够追问世界环境本身。

这里并不是要攻击教师。

这里是要理解这个系统。

教师可能会成为促成同一个世界重复的人，因为他们正在同一个由激励驱动的环境中运作。

教育可能在从未有意这样做的情况下，一再重新创造同一个世界。

人们应当追问：

教育正在奖励什么？

教育正在重复什么？

教育正在保护什么？

教育正在回避什么？

教育没有教什么？

如果教育发生改变，会发生什么？

如果儿童学会追问世界环境本身，会发生什么？

为什么“激励与获益”很重要

“激励与获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人们理解是什么在奖励这种重复之前，他们无法正确理解人类为什么一再重复同一个世界。

“来源与起源”追问某件事来自哪里，以及是什么塑造了它。

证据标准追问证据是否支持正在提出的主张。

“激励与获益”追问：

谁获益？

谁依赖？

谁保护？

谁会失去？

这种激励制造什么行为？

这种行为帮助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这就是人们如何开始看见世界环境之下正在运作的机制。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信念走向审视。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审视走向看见。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看见走向理解。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理解走向学习。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学习走向独立思考。

如果人们继续做前人做过的事，却不了解自己正在促成什么，人类就无法进步。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由激励驱动的系统产物，转变为世界环境的学习者。

激励与获益

跨时间的激励

本部分前面的内容已经说明，人们并不只是生活在世界环境之中。

通过受激励塑造的行为，他们也帮助重新创造它。

现在这一部分进入激励如何随着时间持续存在。

人们并不总会立即显露自己的激励。

跨时间的行为往往会揭示它们。

一个人可能说一回事，却一再以另一种方式行动。

一个系统可能声称自己为了某个目的而存在，却一再保护别的东西。

一个组织可能声称保持中立，却一再产生同样的结果。

一个角色可能声称自己履行职责，却一再产生服从。

一个有报酬的职位可能声称维护真相，却一再保护自己所依赖的系统。

跨时间审视激励，可以帮助人们看见单个时刻所隐藏的模式。

人们应当追问：

什么行为随着时间被一再重复？

什么结果被一再重复？

哪些激励一直受到保护？

哪些激励一直被隐藏？

谁一再获益？

谁一再避免损失？

谁一再获得金钱？

谁一再获得地位？

谁一再保有职位？

谁一再逃避问责？

谁一再促成同一个环境继续存在？

跨时间的模式可以揭示仅靠陈述无法解释的激励。

这与证据标准直接相连。

证据标准追问行为是否支持所提出的主张。

“激励与获益”追问是什么激励在塑造这种行为。

被继承的角色与反复促成作用

激励可以通过角色被继承。

当另一个人离开、退休、去世或被替换后，一个人可能进入某个角色。

这个人可能认为自己只是在接手一份工作。

但这个角色可能已经承载着一种模式。

它可能承载着反复出现的行为。

它可能承载着反复出现的沉默。

它可能承载着反复出现的保护。

它可能承载着反复出现的执行。

它可能承载着反复出现的服从。

它可能承载着反复出现的教学。

它可能承载着反复出现的遵从。

进入这个角色的人随后可能继续前人一直在继续的事情。

这就是世界环境能够跨越世代重复的方式。

人们不需要创造最初的机制，也可以对它的延续作出贡献。

他们可以继承一个角色，并帮助这个机制继续存在。

人们应当追问：

在这个人进入该角色之前，这个角色产生了什么行为？

现在这个角色要求什么行为？

这个人离开之后，这个角色还会继续什么行为？

这个角色保护什么？

这个角色重复什么？

这个角色阻止或劝退什么？

这个角色阻止人们追问什么？

这个角色把什么变成正常？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们可能在认为自己只是在做前人做过的事情时，实际上正在促成反复伤害、反复沉默、反复服从以及反复保护系统。

沉默、保护与激励

沉默可以成为激励最强的指示之一。

人们常常认为沉默什么也不意味着。

但沉默可以成为一种行为。

沉默可以保护系统。

沉默可以保护金钱。

沉默可以保护权威。

沉默可以保护依赖。

沉默可以保护声誉。

沉默可以保护职位。

沉默可以保护叙事。

沉默可以保护错误行为。

人们应当追问：

谁保持沉默？

沉默正在保护什么？

谁从沉默中获益？

如果沉默结束，谁会失去什么？

如果有人说出来，会发生什么？

他们可能面对什么后果？

什么激励鼓励人们保持沉默？

沉默让什么得以继续？

人们可能因为说出来会威胁自己所依赖的东西而保持沉默。

人们可能因为说出来会威胁自己的收入而保持沉默。

人们可能因为说出来会威胁自己的声誉而保持沉默。

人们可能因为说出来会威胁自己在系统中的职位而保持沉默。

人们可能因为说出来会威胁自己继承的角色而保持沉默。

人们可能因为正常化已经教会他们不要追问而保持沉默。

因此，沉默会成为一种必须受到追问的行为。

害怕失去

人们行动并不只因为自己能得到什么。

人们也会因为害怕失去什么而行动。

害怕失去可以像获益本身一样强烈地塑造行为。

人们可能害怕失去：

金钱。

工作。

地位。

职位。

归属感。

赞同。

保护。

权威。

影响力。

安全。

声誉。

未来。

害怕失去可以在追问开始之前就阻止追问。

害怕失去可以制造沉默。

害怕失去可以制造跟随。

害怕失去可以制造服从。

害怕失去可以让人们参与自己并不完全赞同的事情。

人们应当追问：

这个人害怕失去什么？

这个角色害怕失去什么？

这个系统害怕失去什么？

如果人们停止相信，会发生什么变化？

如果人们停止服从，会发生什么变化？

如果人们开始追问，会发生什么变化？

如果人们停止做前人做过的事情，会发生什么变化？

在根本不需要使用强制力量之前，害怕失去就已经可以制造服从。

人们还必须理解，真相并不总是足以战胜激励。

人们可能知道某件事应该受到追问，却仍然继续，因为害怕失去正在保护这种行为。

集体促成作用与被重复的世界

世界环境通常并不是由一个人维持的。

它是由数百万人各自贡献同一机制的一小部分而维持的。

一个人教学。

一个人执行。

一个人重复。

一个人批准。

一个人书写。

一个人保持沉默。

一个人跟随。

一个人保护。

单独来看，这些行为可能显得无害。

合在一起，它们却可能重新创造整个世界环境。

人们可能只看见：

自己的角色。

自己的任务。

自己的工资。

自己的指令。

自己的责任。

自己的生存。

但世界环境是由许多人反复贡献同一机制的一小部分而共同构成的。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我正在促成什么？

我正在帮助什么反复出现的模式继续？

我的行为帮助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如果数百万人继续做同样的事情，会发生什么？

这是“激励与获益”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教育、教师与激励

教育必须通过“激励与获益”受到追问，因为教育塑造下一代。

教师是同一个由激励驱动的系统产物。

他们在其中接受教育。

他们在其中接受训练。

他们在其中获得报酬。

他们在其中接受评估。

他们被安排到其中的角色。

他们被期望在其中传递信息。

他们被期望在其中评估信息。

他们被期望帮助儿童在其中运转。

但他们没有获得一条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教育路径，使他们能够教儿童追问现实世界环境。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教师会成为儿童的信息来源。

他们也成为激励结构的一部分，这一结构塑造儿童被教什么、儿童重复什么、儿童因为什么受到奖励，以及儿童被劝阻不要追问什么。

这里并不是要攻击教师。

这里是要理解他们在其中运作的由激励驱动的系统。

因此，教育可能在从未有意这样做的情况下，一再重新创造同一个世界。

人们应当追问：

教育正在奖励什么？

教育正在重复什么？

教育正在保护什么？

教育正在正常化什么？

教育正在阻止或劝退什么？

教育没有追问什么？

教师因传递什么而获得报酬？

教师被训练去评估什么？

儿童正在被准备去什么环境中运转？

如果教师追问系统本身，会发生什么？

如果儿童被教会追问世界环境本身，会发生什么？

如果教育内部的激励不受到追问，教育就无法正确改善。

如果教师被付酬、训练、评估并安排在重复同一系统的角色中，那么教育就可能继续使人们准备好在世界环境中运转，而不是从世界环境中学习。

系统、激励与反复出现的结果

系统可以长期生存，因为激励被嵌入其中。

人们进入系统时可能认为自己是独立的。

但系统可以通过依赖逐渐塑造行为。

激励不受追问的时间越久，它们就越可能显得正常。

系统可以奖励沉默。

系统可以奖励服从。

系统可以奖励忠诚。

系统可以奖励重复。

系统可以奖励执行。

系统可以奖励保护系统本身。

系统可以惩罚追问。

系统可以惩罚揭露。

系统可以惩罚真相。

系统可以惩罚拒绝。

人们应当追问：

系统奖励什么行为？

系统阻止或劝退什么行为？

系统惩罚什么行为？

系统保护什么行为？

系统一再产生什么结果？

什么反复出现的问题持续出现？

什么激励正在造成这些结果？

人们常常试图修复结果，却不追问激励。

如果激励不变，行为往往也不会变。

如果行为不变，结果往往也不会变。

因此，人类可能在认为自己正在努力改善世界的同时，实际上仍在重复同一个世界。

激励与人类进步

“激励与获益”是“通向人类进步的缺失路径”的一部分。

只要激励仍然不可见，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人们继续做前人做过的事情，却不了解自己正在促成什么，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归属感变得比真相更强，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受欢迎程度取代理解，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表面化的环境取代真实，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害怕被排斥阻止追问，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正常化把重复变成被接受的现实，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系统奖励重复而不是理解，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教育让儿童准备好在世界环境中运转，却不教他们如何正确追问这个世界环境，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人们因为依赖某些事物而为伤害自己的事物辩护，人类就无法进步。

“来源与起源”追问某件事来自哪里，以及是什么塑造了它。

证据标准追问证据是否支持正在提出的主张。

“激励与获益”追问：

谁获益？

谁依赖？

谁保护？

谁会失去？

谁获得报酬？

谁保持沉默？

谁跟随？

谁把它正常化？

这种激励制造什么行为？

这种行为帮助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这就是人们如何开始看见世界环境之下正在运作的机制。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信念走向审视。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审视走向看见。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看见走向理解。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理解走向学习。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学习走向独立思考。

当激励变得可见时，行为也会变得可见。

当行为变得可见时，促成作用也会变得可见。

当促成作用变得可见时，理解就成为可能。

当理解成为可能时，人类就能够开始停止重复同一个世界。

第4部分-品格与一致性

品格与一致性究竟是什么

第1部分已经确立，人们必须学会看见世界环境，而不是仅仅成为世界环境的产物。

第2部分已经确立，人们必须审视证据是否支持正在提出的主张。

第3部分已经确立，人们必须理解什么激励正在奖励、保护并重复行为。

第4部分现在进入“品格与一致性”。

“品格与一致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只有理解了什么行为随着时间一再呈现，人们才能正确理解人、系统、组织、环境或世界本身。

人们常常被教导去听言语。

却没有被正确教会研究行为。

人们被教导信任头衔。

却没有被正确教会审视一致性。

人们常常被教导相信承诺。

却没有被正确教会追问模式。

人们常常被教导评判孤立的时刻。

却没有被教会从反复出现的行为中学习。

“品格与一致性”教人们追问：

什么行为正在被反复呈现？

什么行为正在被反复奖励？

什么行为正在被反复保护？

什么行为正在被反复回避？

什么行为随着时间保持一致？

什么行为会随环境而改变？

什么行为帮助重新创造世界环境？

品格不是某一个时刻。

品格是随着时间反复呈现出来的行为。

一致性不是某一句陈述。

一致性是言语、行为和结果随着时间反复保持一致。

品格是人类最重要的学习工具之一，因为反复出现的行为会揭示言语、形象、声誉和呈现方式常常隐藏的东西。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反复出现的行为往往能揭示出孤立时刻永远无法揭示的更多东西。

正在呈现什么

世界环境已经在向人类展示它是如何运作的。

问题并不总是什么都没有呈现。

问题在于，人们没有被正确教会如何追问、看见、理解并从已经呈现的事物中学习。

人们可能看见谎言。

人们可能看见矛盾。

人们可能看见沉默。

人们可能看见依赖。

人们可能看见恐惧。

人们可能看见金钱在塑造行为。

人们可能看见系统在保护自己。

人们可能看见媒体在重复叙事。

人们可能看见权威在回避证据。

人们可能看见人们在跟随。

人们可能看见反复出现的模式仍在继续。

但如果没有正确的追问框架，人们仍然可能得出错误的理解。

人们之所以常常得出错误的理解，是因为他们没有被正确教会如何追问、看见、理解并从已经呈现的事物中学习。

人们可以看见正在呈现的内容，却仍然不理解它意味着什么。

他们可以看见行为，却只关注个人。

他们可以看见矛盾，却停留在愤怒。

他们可以看见谎言，却停留在责怪。

他们可以看见系统，却停留在表面解释。

他们可以看见反复出现的问题，却仍然不了解制造这些问题的机制。

“品格与一致性”教人们通过反复出现的行为去追问正在呈现的事物。

它要求人们不只问：

发生了什么？

还要问：

这正在显示什么？

这里揭示了什么行为？

这里暴露了什么模式？

这里呈现了什么矛盾？

这教会了我们关于世界环境的什么？

人类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世界是真正的学校，因为世界环境一直在呈现行为、矛盾、重复、激励、沉默、依赖、权威、恐惧和后果。

人们无法从自己看不见的事物中学习。

但人们同样无法从自己没有教会如何追问的事物中学习。

言语、行为与模式

人们常常根据别人说什么来判断。

但行为可以揭示言语所隐藏的东西。

言语可以被排练。

言语可以被筛选。

言语可以被重复。

言语可以受到保护。

言语可以被呈现。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行为通常更难隐藏。

信息可以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

行为可以教人们为什么会发生。

人们应当追问：

言语是否与行为一致？

行动是否与主张一致？

结果是否与承诺一致？

行为是否随着时间保持不变？

行为是否会因谁在看而改变？

行为是否会因谁获益而改变？

反复出现的行为可以揭示孤立陈述无法揭示的矛盾。

模式往往比承诺揭示得更多。

一致性往往比声誉揭示得更多。

行为往往比头衔揭示得更多。

因此，人们必须学会研究模式，而不是孤立的时刻。

行为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

行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人影响人。

系统影响人。

人影响系统。

成年人影响儿童。

儿童长大成为成年人。

未来世代继承行为。

未来世代随后帮助重新创造世界环境。

每一种反复出现的行为，其后果都超越个人。

一种反复出现的行为可以变成正常。

正常化可以变成继承。

继承可以变成被接受的现实。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这正在制造什么行为？

谁正在从这种行为中学习？

谁将继承这种行为？

这种行为会帮助重新创造什么样的未来世界环境？

“品格与一致性”教人们超越个人去思考，并开始从更广泛的环境中学习。

品格重于声誉

人们常常被教导去信任声誉。

但声誉并不自动等同于品格。

声誉可以被制造。

声誉可以受到保护。

声誉可以被重复。

声誉可以被推广。

声誉可以被继承。

品格则不同。

品格通过行为被反复呈现出来。

人们应当追问：

什么行为正在被反复呈现？

当压力出现时会发生什么？

当没有人在看时会发生什么？

当有东西可以获得时会发生什么？

当有东西可能失去时会发生什么？

当真相与激励发生冲突时会发生什么？

当激励介入时，品格往往最容易变得可见。

这就是为什么“品格与一致性”与“激励与获益”直接相连。

跨时间的一致性

一致性不能根据一个事件来判断。

一致性必须随着时间受到审视。

人们可能说自己重视真相。

人们可能说自己重视学习。

人们可能说自己重视公平。

人们可能说自己重视追问。

但一致性追问的是，行为是否一再支持这些主张。

人们应当追问：

随着时间呈现了什么行为？

什么模式被重复了？

出现了什么矛盾？

哪些行为一直没有改变？

当环境改变时，哪些行为会消失？

一致性往往会成为最有力的证据路径之一，因为人们最终会通过反复所做的事情表明自己。

这与证据标准直接相连。

证据标准追问行为是否支持所提出的主张。

“品格与一致性”追问行为是否随着时间反复保持一致。

形象与品格的对照

人们可能很擅长管理自己的形象。

形象是人们希望别人看见的东西。

品格是行为反复呈现出来的东西。

形象可以被制造。

形象可以受到保护。

形象可以被展示。

形象可以被推广。

形象可以受到奖励。

但形象并不自动等同于品格。

人们应当追问：

我看到的是形象吗？

还是行为？

我看到的是呈现吗？

还是一致性？

什么行为正在被反复呈现？

什么行为正在被反复隐藏？

当压力消失时，什么行为会出现？

当压力增加时，什么行为会出现？

人们可能花很多年保护一种形象，而他们的行为却一再揭示出不同的东西。

人、系统与世界环境

“品格与一致性”并不只适用于个人。

它适用于世界环境中一切正在运作的事物。

它适用于：

人。

教师。

家长。

学校。

政府。

媒体。

机构。

系统。

组织。

社区。

环境。

人们常常审视这些事物说了什么。

却没有正确审视这些事物一再做了什么。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什么行为正在被反复呈现？

什么行为正在被反复保护？

什么行为正在被反复回避？

什么行为正在被反复奖励？

什么行为正在被反复正常化？

什么行为正在被反复继承？

什么行为正在被呈现给人类，成为可以从中学习的东西？

“品格与一致性”必须处处适用。

教育、教师与品格

教育也必须通过“品格与一致性”受到追问。

教师会成为儿童的信息来源。

儿童学习的并不只是信息。

他们也从行为中学习。

儿童观察：

成年人做什么。

教师做什么。

系统奖励什么。

系统回避什么。

系统保护什么。

系统重复什么。

系统把什么呈现为正常。

这里并不是要攻击教师。

这里是要理解他们在其中运作的环境。

人们应当追问：

儿童反复看见什么行为？

儿童反复因为什么行为受到奖励？

儿童反复被劝阻不要追问什么行为？

儿童正在被准备去重复世界环境吗？

还是正在被准备去从世界环境中学习？

如果儿童没有被教会如何追问行为、矛盾、激励、沉默以及反复出现的模式，他们可能会在没有理解呈现在自己面前的东西的情况下，继承同样的世界环境。

为什么“品格与一致性”很重要

“品格与一致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理解反复出现的行为，人们才能正确理解世界环境。

目的不是被困在愤怒、责怪、恐惧或无休止的反对之中。

目的是从世界环境已经呈现出来的东西中学习。

世界环境本身会成为教育环境。

行为会成为课程。

矛盾会成为课程。

重复会成为课程。

环境本身会成为教师。

当人们停止对呈现在自己面前的事物作出反应，而开始从中学习时，人类意识就会进步。

“来源与起源”追问某件事来自哪里，以及是什么塑造了它。

证据标准追问证据是否支持正在提出的主张。

“激励与获益”追问是什么在奖励这种行为。

“品格与一致性”追问：

行为是否一再与所提出的主张一致？

这种行为正在显示什么？

这个矛盾正在教什么？

这个反复出现的模式正在揭示什么？

人类可以从正在呈现的东西中学到什么？

这就是人们如何开始超越孤立时刻。

这就是人们如何开始识别模式。

这就是人们如何开始识别矛盾。

这就是人们如何开始识别一致性。

这就是人们如何开始从世界环境已经呈现出来的东西中学习。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信念走向审视。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审视走向看见。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看见走向理解。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理解走向学习。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学习走向独立思考。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世界环境的产物转变为世界环境的学习者。

跨时间的品格

本部分前面的内容已经说明，“品格与一致性”并不是关于孤立的时刻。

它是关于理解随着时间反复出现的行为。

现在这一部分进入“品格与一致性”如何随着时间发挥作用。

人们并不总会立即显露自己的品格。

跨时间的行为往往会揭示它。

一个人可能说一回事，却一再做另一回事。

一个系统可能声称只有一个目的，却一再产生不同的结果。

一个组织可能声称保持中立，却一再保护某些行为。

一个机构可能声称公平，却一再回避困难的问题。

一个角色可能声称履行职责，却一再产生服从。

跨时间审视品格，帮助人们看见孤立时刻可能隐藏的模式。

人们应当追问：

什么行为被反复呈现？

什么结果被反复产生？

什么模式不断出现？

什么矛盾不断出现？

什么行为一直没有改变？

什么行为会随环境而改变？

什么行为会因谁在看而改变？

跨时间的模式往往比单独的陈述更准确地揭示品格。

矛盾与人类行为

矛盾可以成为理解品格最有力的路径之一。

人们可以说自己重视真相，同时回避困难的真相。

人们可以说自己重视追问，同时劝阻人们提问。

人们可以说自己重视学习，同时保护重复。

人们可以说自己重视公平，同时一再产生不公平的结果。

人们可以说自己重视独立思考，同时奖励从众。

人们应当追问：

言语与行为在哪里分离？

什么矛盾一再出现？

尽管存在矛盾，什么模式仍在继续？

谁从矛盾继续存在中获益？

什么激励正在保护这个矛盾？

矛盾并不自动证明存在恶意。

但反复出现的矛盾必须受到追问。

反复出现的矛盾可以揭示表面之下正在运作的机制。

世界环境已经在向人类展示

世界环境已经在向人类展示它是如何运作的。

问题并不总是什么都没有呈现。

问题在于，人类没有被正确教会如何从已经呈现的事物中学习。

人们可以看见矛盾，却停留在责怪。

人们可以看见谎言，却停留在愤怒。

人们可以看见系统，却停留在表面解释。

人们可以看见反复出现的问题，却停留在挫败。

人们可以看见反复出现的行为，却停留在情绪反应。

人们可以看见可见事件，却仍然不理解制造这些事件的机制。

人们之所以常常得出错误的理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足够的知识、理解或追问能力。

人们可能看见：

一个事件。

一个人。

一个系统。

一个谎言。

一个矛盾。

一个结果。

然后就停在那里。

“品格与一致性”教人们继续下去。

人们应当追问：

这揭示了什么行为？

这揭示了什么机制？

这显示了什么反复出现的模式？

这呈现了什么矛盾？

人类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目的不是无休止的追问。

目的是理解。

反应与学习的对照

人类进步最大的局限之一，是人们常常对呈现在自己面前的事物作出反应，而不是从中学习。

反应可能会阻止进步。

人们会变得愤怒。

人们会变得恐惧。

人们会选择立场。

人们会为立场辩护。

人们会攻击立场。

人们会被困在叙事之中。

人们可能耗费巨大的精力作出反应，却并不了解自己正在对什么作出反应。

“品格与一致性”教人们超越反应。

人们应当追问：

这正在显示什么？

这正在教什么？

这里揭示了什么行为？

这里暴露了什么反复出现的模式？

什么机制正在运作？

人类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终点不是反应。

终点是理解。

选择性的品格与选择性的思考

人们并不总是保持一致的行为。

人们可能会因为以下因素而表现不同：

金钱。

地位。

受众。

权威。

赞同。

受欢迎程度。

恐惧。

获益。

损失。

人们可能在一个环境中看起来诚实，却在另一个环境中回避真相。

人们可能追问一个主题，却保护另一个主题。

人们可能挑战一个系统，却为另一个系统辩护。

人们可能选择性地应用原则。

人们应当追问：

这种行为是否在任何地方都保持一致？

还是只在某些环境中出现？

当激励出现时，什么会改变？

当压力出现时，什么会改变？

当某种有价值的东西面临风险时，什么会改变？

当激励与压力碰撞时，品格往往最容易变得可见。

沉默、参与与反复出现的行为

品格并不只通过行动显露。

品格也可以通过沉默显露。

沉默可以成为行为。

沉默可以成为保护。

沉默可以成为参与。

人们应当追问：

谁保持沉默？

什么正在受到保护？

什么反复出现的行为正在被允许继续？

什么真相正在被回避？

什么矛盾正在被忽视？

人们可能因为说出来会威胁自己所依赖的东西而保持沉默。

人们可能因为说出来会威胁自己的职位而保持沉默。

人们可能因为说出来会威胁归属感而保持沉默。

人们可能因为说出来会危及自己获得他人认可而保持沉默。
因此，品格也包括人们一再选择不去做的事情。

行为、影响与未来世代

行为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

人影响人。

系统影响人。

人影响系统。

成年人影响儿童。

儿童长大成为成年人。

未来世代继承行为。

未来世代随后帮助重新创造世界环境。

每一种反复出现的行为，其后果都超越个人。

人们可能认为自己只是在做一个很小的决定。

但数百万次反复出现的行为可以重新创造整个世界环境。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我正在促成什么行为？

我正在帮助把什么行为正常化？

未来世代将继承什么行为？

这种行为会帮助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教育、教师与品格

教育也必须通过“品格与一致性”受到审视。

儿童继承的并不只是信息。

儿童也继承行为。

儿童观察：

成年人如何行动。

教师如何行动。

权威如何行动。

系统如何行动。

人们如何反应。

人们如何保持沉默。

人们如何追问。

人们如何回避追问。

儿童可能逐渐把这些行为也继承下来。

这里并不是要攻击教师。

这里是要理解塑造他们的环境。

人们应当追问：

儿童正在反复看见什么行为？

儿童正在反复继承什么行为？

儿童正在反复因为什么行为受到奖励？

儿童正在反复被劝阻不要追问什么行为？

如果反复出现的行为一直不可见，教育就无法正确改善。

人类意识与从世界环境中学习

人类进步中最大的缺失路径之一，是学习如何从已经可见的事物中学习。

人类始终在被展示：

矛盾。

依赖。

沉默。

权威。

恐惧。

跟随。

正常化。

激励。

重复。

行为。

但人类没有被正确教会如何从这些机制中学习。

人们常常在等待别人来教自己，而实际上已经站在现存最大的学习环境之中。

世界环境本身就是课程。

世界环境本身就是证据。

世界环境本身就是学习的机会。

世界环境本身就是教师。

当人们停止对呈现在自己面前的事物作出反应，而开始从中学习时，人类意识就会进步。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这正在显示什么？

这正在教什么？

人类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这揭示了什么反复出现的模式？

这里揭示了什么行为？

正在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当人们学会提出这些问题时，他们就开始超越反应，走向理解。

品格与人类进步

“品格与一致性”是“通向人类进步的缺失路径”的一部分。

只要反复出现的矛盾仍然不可见，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人们说一回事却一再做另一回事，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形象变得比行为更重要，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声誉变得比一致性更重要，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双重标准仍被正常化，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激励一再凌驾于原则之上，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反复出现的行为在没有受到审视的情况下被继承，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儿童在没有被教会如何追问行为的情况下继承行为，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人们对正在呈现的事物作出反应，而不是从中学习，人类就无法进步。

“来源与起源”追问某件事来自哪里，以及是什么塑造了它。

证据标准追问证据是否支持正在提出的主张。

“激励与获益”追问是什么在奖励和保护行为。

“品格与一致性”追问：

行为是否一再与所提出的主张一致？

这种行为正在显示什么？

这个矛盾正在教什么？

这个反复出现的模式正在揭示什么？

人类可以从正在呈现的东西中学到什么？

这就是人们如何开始识别模式。

这就是人们如何开始识别矛盾。

这就是人们如何开始识别一致性。

这就是人们如何开始从世界环境已经呈现出来的东西中学习。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信念走向审视。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审视走向看见。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看见走向理解。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理解走向学习。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学习走向独立思考。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世界环境的产物转变为世界环境的学习者。

第5部分-追问的许可

追问的许可究竟是什么

第1部分已经确立，人们必须学会看见世界环境，而不是仅仅成为世界环境的产物。

第2部分已经确立，人们必须审视证据是否支持正在提出的主张。

第3部分已经确立，人们必须理解什么激励正在奖励、保护并重复行为。

第4部分已经确立，人们必须从反复出现的行为已经向人类展示的东西中学习。

第5部分现在进入“追问的许可”。

“追问的许可”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受到环境的塑造，这些环境教他们接受、跟随、重复、服从并保持沉默，却没有教他们如何追问这一切。

人们被教导应该想什么，却没有被教会如何正确追问思考本身。

人们被教导应该相信什么，却没有被教会信念是如何形成的。

人们被教导应该重复什么，却没有被教会如何审视正在被重复的内容。

人们被教导应该信任谁，却没有被教会如何追问信任。

人们被教导应该接受哪一种权威，却没有被教会如何追问权威。

人们被教会如何在系统中运转，却没有被教会如何追问系统。

这制造了人类进步最大的障碍之一。

人们可能开始感觉，追问需要得到许可。

来自权威的许可。

来自系统的许可。

来自教师的许可。

来自家长的许可。

来自雇主的许可。

来自政府的许可。

来自媒体的许可。

来自专家的许可。

来自群体的许可。

来自受欢迎程度的许可。

来自社会接受的许可。

来自他们周围世界环境的许可。

“追问的许可”教人们追问：

我被允许追问这一点吗？

是谁教会我认为自己需要许可？

如果我追问，我害怕会发生什么？

如果我不追问，谁会获益？

当追问受到劝阻时，什么行为受到保护？

当人们等待追问的许可时，会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追问的许可”并不只是关于提出问题。

它是关于理解为什么人们最开始就会阻止自己去追问。

“追问的许可”也教人们去追问许可本身。

条件塑造与终身许可结构

人们常常被塑造成一生都在寻求许可。

儿童可能向成年人寻求许可。

学生可能向教师寻求许可。

员工可能向雇主寻求许可。

人们可能向系统寻求许可。

人们可能向群体寻求许可。

人们可能向权威寻求许可。

人们可能向社会本身寻求许可。

随着时间，这种行为可能变得正常。

人们可能逐渐停止信任自己的观察。

他们可能逐渐停止信任自己的学习能力。

他们可能逐渐停止追问正在呈现的事物。

人们可能变得如此习惯于寻求许可，以至于不再意识到自己正在这样做。

许可结构最终可能变得不可见。

人们可能不再意识到自己正处在这些结构中运作。

人们应当追问：

是谁教会我寻求许可？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寻求许可的？

我继承了哪些许可结构？

我信任自己的学习能力吗？

还是我在等待获得认可之后才学习？

等待学习的许可

人们常常在等待别人来教自己，而实际上已经站在现存最大的学习环境之中。

世界环境已经在呈现行为、矛盾、重复、依赖、沉默、权威、激励、恐惧、后果以及反复出现的模式。

但人们可能仍然等待别人告诉自己什么重要。

他们可能等待权威批准它。

他们可能等待媒体展示它。

他们可能等待专家解释它。

他们可能等待教师教授它。

他们可能等待群体接受它。

他们可能等到它变得受欢迎才去审视它。

他们可能在学习之前先等待许可。

人类常常在等待得到许可，才从一个已经可见的世界中学习。

这意味着，人们可能生活在世界环境中，却没有从中学习。

他们可以看见正在呈现的东西，却仍然不去追问。

他们可以看见矛盾，却仍然等待别人解释。

他们可以看见反复出现的行为，却仍然等待别人批准自己去追问它。

他们可以看见系统反复出现同样的模式，却仍然等待别人告诉自己这很重要。

人们应当追问：

我是在从世界环境中学习吗？

还是在等待得到许可之后才从中学习？

我是在追问正在呈现的东西吗？

还是在等待别人先去追问？

我是在使用自己的心智吗？

还是在等待另一个来源替我决定什么值得我注意？

世界是真正的学校。

但如果人们一直在等待追问世界的许可，他们就无法从世界中学习。

权威、认可与委托式思考

人们被教导去信任权威，却没有被正确教会如何追问权威。

他们被教导信任头衔。

他们被教导信任角色。

他们被教导信任职位。

他们被教导信任系统。

他们被教导信任官方陈述。

他们被教导信任被认可的来源。

他们被教导信任那些被呈现为可接受的东西。

这可能制造委托式思考。

委托式思考发生在人们允许另一个人、角色、系统、来源、群体或权威替自己决定什么可以追问、相信、接受、重复或拒绝的时候。

人们可能认为自己正在独立思考，而实际上仍在由别人划定的边界之内思考。

他们可能追问某一件事，却让更大的框架不受追问。

他们可能拒绝一个权威，却接受另一个权威。

他们可能离开一个叙事，却进入另一个叙事。

他们可能因为某个自己已经信任的人认可了一个结论，就停在那个结论上。

“追问的许可”教人们追问：

我是在为自己思考吗？

还是在让另一个来源替我思考？

我是在追问框架本身吗？

还是只在别人给我的框架之内追问？

我是在信任证据吗？

还是在信任认可？

我是在跟随理解吗？

还是在跟随权威？

如果人们把追问委托给别人，独立思考就无法发展。

恐惧、归属感与融入

人们常常会阻止自己追问，因为追问可能威胁归属感。

他们可能害怕被拒绝。

他们可能害怕被批评。

他们可能害怕被嘲笑。

他们可能害怕被孤立。

他们可能害怕失去赞同。

他们可能害怕失去地位。

他们可能害怕失去工作。

他们可能害怕失去关系。

他们可能害怕独自站立。

归属感可能变得比追问更强。

赞同可能变得比真相更强。

恐惧可能变得比理解更强。

人们可能为了融入而保持沉默。

人们可能因为想要归属感而重复别人重复的内容。

人们可能因为害怕被排斥而为别人辩护的东西辩护。

人们可能因为不想显得不同而回避提出问题。

人们可能在理解自己正在跟随什么之前，就先跟随别人的行为。

这与“激励与获益”直接相连。

人们回避追问，并不一定只是因为他们相信某件事是真的。

他们也可能回避追问，因为追问会威胁他们所依赖、所归属或害怕失去的东西。

人们应当追问：

如果我追问这一点，我害怕失去什么？

我保持沉默是因为我理解了吗？

还是因为我害怕被排斥？

我同意是因为我已经审视过它吗？

还是因为我想要归属感？

我重复它是因为它真实吗？

还是因为别人也在重复它？

“追问的许可”教人们把真相与归属感区分开。

跟随、从众与社会接受

人类环境常常会奖励跟随。

人们可能因同意而受到奖励。

人们可能因重复而受到奖励。

人们可能因服从而受到奖励。

人们可能因待在被接受的边界之内而受到奖励。

人们可能因不去追问别人已经接受的东西而受到奖励。

从众可以变得正常。

正常化可以变成继承。

被继承的行为可以变成被接受的现实。

人们随后可能把社会接受误认为真相。

他们可能因为很多人接受某件事，就认为它是正确的。

他们可能因为很多人跟随某件事，就认为它是安全的。

他们可能因为很少有人追问某件事，就认为追问它是错误的。

他们可能因为某件事没有获得认可、传播范围、地位或受欢迎程度，就认为它不重要。

人们也可能害怕与众不同。

他们可能害怕与群体分开站立。

他们可能害怕无法融入。

他们可能害怕显得错误。

他们可能害怕孤独。

人们应当追问：

我跟随是因为我理解了吗？

还是因为别人都在跟随？

我接受是因为证据支持它吗？

还是因为它在社会上被接受？

我回避追问是因为我已经审视过它吗？

还是因为追问它会让我与别人分开站立？

跟随不等于理解。

从众不等于真相。

社会接受不是证据。

许可结构可能成为让世界上的反复问题继续存在的最大机制之一。

“追问的许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人们依赖社会认可来决定什么可以受到追问时，他们无法成为独立思考者。

儿童、教育与失去追问的能力

儿童天生会提出问题。

儿童常常想知道为什么。

他们会问为什么事情会发生。

他们会问为什么人们会以某些方式行动。

他们会问为什么规则存在。

他们会问为什么成年人说一回事却做另一回事。

他们提问，是因为他们正在努力理解。

但世界环境可能逐渐训练儿童远离追问。

儿童可能被教导保持安静。

儿童可能被教导接受。

儿童可能被教导重复。

儿童可能被教导服从。

儿童可能被教导停止追问“为什么”。

儿童可能被教导追问是不礼貌的。

儿童可能被教导追问权威是错误的。

儿童可能被教导，正确答案比更好的问题更重要。

儿童可能被教导，获得认可比理解更重要。

儿童甚至可能仅仅因为提出挑战既有边界的问题，就被贴上难管、扰乱秩序、有问题或惹麻烦的标签。

教育往往对答案的奖励多于对追问的奖励。

教育往往对重复的奖励多于对审视的奖励。

教育往往对服从的奖励多于对独立思考的奖励。

教育往往让儿童准备好在世界环境中运转，却没有教他们如何正确追问这个世界环境。

这就是为什么“追问的许可”对教育至关重要。

如果儿童失去追问的能力，他们可能在不了解是什么塑造世界环境的情况下继承世界环境。

如果儿童没有被教会如何安全而正确地追问，他们可能成为自己出生时已经存在的同样反复模式的产物。

人们应当追问：

儿童被教会如何追问了吗？

还是只被教会如何回答？

儿童被教会如何审视了吗？

还是只被教会如何重复？

儿童被教会如何从世界环境中学习了吗？

还是被准备去在其中运转？

儿童需要追问的许可，因为追问是通向看见、理解、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路径之一。

为什么“追问的许可”很重要

“追问的许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人们感觉自己不被允许追问一个世界，他们就无法从这个世界中学习。

不可见的许可结构可能成为人们不再看见的心理边界。

人们可能身体上是自由的，心智却仍在自己继承的边界之内运作。

人们可能一生都在等待别人解决那些自己也在促成的问题。

他们可能等待领导者。

他们可能等待系统。

他们可能等待专家。

他们可能等待权威。

他们可能等待别人采取行动。

只要人类还在等待独立思考的许可，就无法成为独立思考者。

只要人们还在等待成为世界环境学习者的许可，人类就无法进步。

“来源与起源”追问某件事来自哪里，以及是什么塑造了它。

证据标准追问证据是否支持正在提出的主张。

“激励与获益”追问是什么在奖励和保护行为。

“品格与一致性”追问行为是否一再与所提出的主张一致。

“追问的许可”追问：

是谁或是什么让人们相信追问需要许可？

当人们追问时会发生什么？

当人们不追问时会发生什么？

当追问受到劝阻时，什么行为受到保护？

当人们等待追问的许可时，会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这就是人们如何开始看见围绕自己思考的那些不可见边界。

这就是人们如何开始识别委托式思考。

这就是人们如何开始识别由恐惧造成的沉默。

这就是人们如何开始识别从众。

这就是人们如何开始把社会认可识别为一种机制。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接受走向追问。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追问走向看见。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看见走向理解。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理解走向学习。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学习走向独立思考。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世界环境的产物转变为世界环境的学习者。

自我审查与内在许可

本部分前面的内容已经说明，人们可能开始感觉追问需要许可。

现在这一部分进入世界环境中正在运作的最大不可见机制之一。

人们往往在别人阻止自己之前，就先阻止自己追问。

他们审查自己。

他们让自己沉默。

他们否定自己的观察。

他们忽视矛盾。

他们回避困难的问题。

他们压抑好奇心。

他们阻止自己说出来。

人们可能会想：

我不应该追问这个。

我不应该说那个。

我不应该问。

我应该别管这件事。

我不应该挑战那个。

我不应该与别人分开站立。

人们可能逐渐成为自己学习的障碍。

人们应当追问：

我为什么在阻止自己？

我害怕什么？

是谁教会我害怕追问？

我正在想象什么后果？

我是在保护真相吗？

还是在保护舒适、认可、归属感或依赖？

“追问的许可”教人们识别那些在学习尚未开始之前就阻止学习的内在障碍。

“追问的许可”也教人们追问许可本身。

不可见的许可结构

许可结构最终可能变得不可见。

人们可能不再意识到自己正在其中运作。

人们可能认为自己是自由思考者，却仍在继承的边界内运转。

人们可能认为自己正在追问，却仍然只停留在被允许追问的范围内。

人们可能认为自己独立，却仍在寻求别人的认可。

人们可能身体上自由，心理上却受到限制。

并不是因为有人在身体上阻止他们，而是因为不可见的许可结构已经被正常化。

人们可能变得如此习惯于寻求许可，以至于不再意识到自己正在这样做。

人们应当追问：

我被允许追问什么？

是谁决定了这些边界？

我从未追问过什么？

我被教导不要追问什么？

什么东西让我觉得追问起来不舒服？

如果我追问它，我害怕会发生什么？

不可见的许可结构可能成为人们不再看见的心理边界。

群体行为与集体许可

人类是社会性学习者。

人们常常从其他人的行为中学习。

人们观察群体。

人们模仿群体。

人们重复群体的做法。

人们跟随群体。

人们为群体辩护。

人们寻求群体的接受。

因此，群体可以制造集体许可结构。

当别人追问时，人们可能觉得追问是安全的。

当别人保持沉默时，人们可能也保持沉默。

当别人跟随时，人们可能也跟随。

当别人重复时，人们可能也重复。

人们可能仅仅因为没有其他人在追问，就回避追问。

集体行为可能变得比个人理解更强。

人们应当追问：

这个群体正在奖励什么行为？

这个群体正在阻止或劝退什么行为？

这个群体正在正常化什么行为？

这个群体正在保护什么行为？

我是在独立思考吗？

还是在模仿群体的行为？

群体并不会自动产生理解。

群体也可能重新创造重复。

沉默、服从与参与

沉默是世界环境中最强的许可机制之一。

人们常常认为沉默什么也不意味着。

但沉默可以成为参与。

沉默可以成为保护。

沉默可以成为贡献。

人们可能因为害怕后果而保持沉默。

人们可能因为依赖系统而保持沉默。

人们可能因为害怕与别人分开站立而保持沉默。

人们可能因为把沉默继承为正常行为而保持沉默。

人们可能因为学会了服从会受到奖励而保持沉默。

人们应当追问：

谁从沉默中获益？

什么行为正在受到保护？

什么矛盾正在被允许继续？

正在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人们必须理解，服从并不自动等于理解。

服从并不自动等于真相。

参与并不总是主动的。

人们只需要继续那些自己从未审视过的行为，也可能作出贡献。

许可结构可能成为让世界上的反复问题继续存在的最大机制之一。

表面化、形象与社会接受

人们往往先学会管理形象，然后才学会发展理解。

人们可能很擅长让自己看起来成功。

人们可能很擅长让自己看起来快乐。

人们可能很擅长让自己看起来知识丰富。

人们可能很擅长让自己看起来重要。

人们可能很擅长让自己看起来被接受。

社会环境可能奖励呈现出来的形象。

人们可能模仿别人的言语。

人们可能模仿别人的行为。

人们可能模仿别人的外表。

人们可能模仿自己认为受欢迎的东西。

人们可能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

人们可能呈现与现实不相符的生活。

人们可能保护形象而不是真相。

人们可能花很多年假装快乐，同时隐藏自己实际的感受。

人们可能被困在维持一种自己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形象之中。

人们应当追问：

我正在试图保护什么？

我展示的是现实吗？

还是一个形象？

我是在独立思考吗？

还是在模仿看起来成功的东西？

我是在从世界环境中学习吗？

还是在学习如何融入其中？

表面化可以成为另一种阻止人们追问的机制。

人们可能害怕失去自己花多年建立的形象。

允许自己与众不同

追问最大的不可见障碍之一，是害怕与众不同。

人们可能害怕与别人分开站立。

人们可能害怕不同意见。

人们可能害怕显得错误。

人们可能害怕被评判。

人们可能害怕孤独。

人们可能害怕失去接受。

人们可能害怕失去归属感。

人们可能害怕成为局外人。

这可能制造巨大的从众压力。

人们最终可能学会认为，融入比理解更安全。

人们应当追问：

我是在努力理解吗？

还是在努力融入？

我是在保护真相吗？

还是在保护归属感？

我是在跟随理解吗？

还是在跟随接受？

人类进步往往始于人们不再害怕与众不同。

等待别人解决问题

人们常常等待别人去解决那些自己也正在促成的问题。

他们可能等待领导者。

他们可能等待系统。

他们可能等待专家。

他们可能等待权威。

他们可能等待别人采取行动。

但世界环境是由数百万个个人贡献共同重新创造的。

一个人教学。

一个人重复。

一个人执行。

一个人批准。

一个人保护。

一个人保持沉默。

一个人跟随。

单独来看，这些行为可能显得很渺小。

合在一起，它们却可以重新创造整个世界环境。

人们应当追问：

我正在促成什么？

我正在帮助重新创造什么？

我正在重复什么行为？

我正在保护什么行为？

我正在把什么行为正常化？

只要人类还在等待别人去解决问题，就无法解决反复出现的问题。

人类意识与追问的许可

当人们停止等待学习的许可时，人类意识就会进步。

人们常常在等待别人来教自己，而实际上已经站在现存最大的学习环境之中。

世界环境本身就是课程。

世界环境本身就是证据。

世界环境本身就是学习的机会。

世界环境本身就是教师。

人们不需要得到许可，才能从已经可见的事物中学习。

他们需要的是理解这些事物的工具。

人类常常等待得到许可之后，才从一个已经可见的世界中学习。

这就是为什么“追问的许可”很重要。

它移除那些阻止学习的不可见障碍。

追问的许可与人类进步

“追问的许可”是“通向人类进步的缺失路径”的一部分。

只要人们等待追问的许可，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委托式思考取代独立思考，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归属感变得比真相更强，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恐惧变得比理解更强，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社会接受控制行为，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表面化变成正常，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儿童失去追问的能力，并长成在学习之前仍不断寻求许可的成年人，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人们在学习开始之前就阻止自己学习，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人类还在等待独立思考的许可，就无法成为独立思考者。

只要人们还在等待成为世界环境学习者的许可，人类就无法进步。

“来源与起源”追问某件事来自哪里，以及是什么塑造了它。

证据标准追问证据是否支持正在提出的主张。

“激励与获益”追问是什么在奖励和保护行为。

“品格与一致性”追问反复出现的行为是否与所提出的主张一致。

“追问的许可”追问：

是谁或是什么在控制许可？

什么阻止人们追问？

当追问受到劝阻时，什么行为受到保护？

当人们等待许可时，会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当人们停止等待学习的许可时，会发生什么？

这就是人们如何开始识别围绕自己思考的不可见障碍。

这就是人们如何开始识别自我审查。

这就是人们如何开始识别群体行为。

这就是人们如何开始识别由恐惧造成的沉默。

这就是人们如何开始识别表面化。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接受走向追问。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追问走向看见。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看见走向理解。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理解走向学习。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学习走向独立思考。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世界环境的产物转变为世界环境的学习者。

第6部分-情绪影响

情绪影响究竟是什么

第1部分已经确立，人们必须学会看见世界环境，而不是仅仅成为世界环境的产物。

第2部分已经确立，人们必须审视证据是否支持正在提出的主张。

第3部分已经确立，人们必须理解什么激励正在奖励、保护并重复行为。

第4部分已经确立，人们必须从反复出现的行为已经向人类展示的东西中学习。

第5部分已经确立，人们必须理解为什么自己可能在学习开始之前就阻止自己追问。

第6部分现在进入“情绪影响”。

“情绪影响”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只有理解了情绪如何在理解形成之前塑造心智，人们才能正确理解人类行为、信念、信任、沉默、反应、重复或学习。

在人们成为完全独立的思考者之前，他们首先是有情绪的人。

人们可能在理解之前就作出反应。

人们可能在审视之前就产生恐惧。

人们可能在追问之前就开始辩护。

人们可能在检验证据之前就形成信念。

人们可能在学习之前就选择立场。

人们可能在理解是什么塑造了这种依附之前，就形成情绪依附。

这制造了人类进步最大的障碍之一。

情绪可以影响人们接受什么。

情绪可以影响人们拒绝什么。

情绪可以影响人们信任谁。

情绪可以影响人们害怕什么。

情绪可以影响人们所辩护的事物。

情绪可以影响人们回避什么。

情绪可以影响人们对什么保持沉默。

情绪可以影响人们重复什么。

情绪可以影响人们拒绝追问什么。

“情绪影响”教人们追问：

什么情绪正在被激活？

正在制造什么反应？

什么恐惧正在被触发？

什么愤怒正在被利用？

什么依附正在受到保护？

什么信念正在被辩护？

这种情绪正在制造什么行为？

这种情绪反应帮助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情绪影响”并不是要从人类身上移除情绪。

它是要学习情绪如何在理解形成之前塑造人类。

情绪不是敌人

情绪不是敌人。

情绪是作为人的一部分。

情绪可以表明某件事很重要。

情绪可以提醒人们危险。

情绪可以揭示受伤。

情绪可以揭示关怀。

情绪可以揭示恐惧。

情绪可以揭示依附。

情绪可以揭示人们重视什么。

但情绪并不自动等于真相。

恐惧并不自动等于真相。

愤怒并不自动等于真相。

愤慨并不自动等于真相。

兴奋并不自动等于真相。

悲伤并不自动等于真相。

快乐并不自动等于真相。

紧迫感并不自动等于真相。

自信并不自动等于真相。

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某种东西，却仍然误解正在呈现的内容。

人们可以感觉非常确定，却仍然是错的。

人们可以感到害怕，却仍然不了解是什么制造了这种恐惧。

人们可以感到愤怒，却仍然不了解愤怒之下的机制。

人们应当追问：

我正在感受什么？

我为什么有这种感受？

是什么制造了这种情绪？

什么证据支持我正在感受到的东西？

这种情绪正在把我推向什么行为？

这种情绪正在帮助我理解吗？

还是正在阻止我学习？

情绪应当受到追问，而不是被盲目服从。

情绪化呈现不是证据

情绪化呈现不是证据。

一个人听起来善良，并不是证据。

一个人听起来充满热情，并不是证据。

一个人听起来愤怒，并不是证据。

一个人听起来真诚，并不是证据。

一个人听起来自信，并不是证据。

一个人听起来平静，并不是证据。

一个人听起来关心别人，并不是证据。

一个人拥有头衔，并不是证据。

一个人被称为专家，并不是证据。

人们可能在审视证据是否支持主张之前，就先受到情绪化呈现的影响。

一个人可以轻声说话，却仍然误导。

一个人可以听起来善良，却仍然欺骗。

一个人可以听起来充满热情，却仍然是错的。

一个人可以听起来愤怒，却仍然在操纵。

一个人可以听起来真诚，却仍然是在表演。

一个人可以听起来自信，却仍然缺乏证据。

一个人可以利用头衔，在真相受到审视之前先制造信任。

人们应当追问：

我是在信任证据吗？

还是在信任呈现？

我听到的是真相吗？

还是我在对情绪作出反应？

我看到的是证据吗？

还是我正在受到情绪影响而被推动去接受？

这与证据标准直接相连。

证据标准追问证据是否支持所提出的主张。

“情绪影响”追问情绪是否被用来让人们在证据受到审视之前就接受某件事。

情绪表演与虚假的品格形象

情绪表演随着时间可以制造一种虚假的品格形象。

一个人可以反复表演善良。

一个人可以反复表演真诚。

一个人可以反复表演自信。

一个人可以反复表演平静。

一个人可以反复表演关切。

一个人可以反复表演权威。

一个人可以反复表演专业能力。

随着时间，反复的情绪表演可以制造一种公众形象，而人们可能把它误认为品格。

这与“品格与一致性”直接相连。

品格并不是一个人在情绪上表演出来的东西。

品格是行为随着时间反复呈现出来的东西。

人们应当追问：

什么行为支持这种情绪化呈现？

什么一致性支持这种形象？

什么证据支持这种信任？

什么激励可能正在塑造这种表演？

当这种情绪形象受到追问时，会发生什么？

情绪表演必须受到追问，因为虚假的品格形象可能让人们在审视之前就产生信任。

理解之前的反应

人类学习最大的局限之一，是人们常常在理解之前就作出反应。

反应可能发生得很快。

理解需要付出努力。

反应可能是即时的。

理解需要追问。

反应可能让人感觉确定无疑。

理解则需要审视。

反应可能让人以为自己已经知道。

理解要求人们慢下来并学习。

人们可能看见某件事后立刻愤怒。

他们可能听到某件事后立刻恐惧。

他们可能读到某件事后立刻选择立场。

他们可能看到某件事后立刻为某个立场辩护。

他们可能经历某件事后立刻接受一个结论。

但反应不等于理解。

人们应当追问：

我是在作出反应吗？

还是在学习？

我是在辩护吗？

还是在审视？

我是在选择一边吗？

还是在努力理解？

我是在被情绪推动吗？

还是在清楚地看见？

终点不是反应。

终点是理解。

恐惧作为一种情绪机制

恐惧是世界环境中正在运作的最强情绪机制之一。

恐惧可以阻止追问。

恐惧可以阻止发声。

恐惧可以阻止揭露。

恐惧可以阻止学习。

恐惧可以阻止真相。

恐惧可以阻止独立思考。

恐惧可以制造服从。

恐惧可以制造沉默。

恐惧可以制造顺从。

恐惧可以制造重复。

人们可能害怕权威。

人们可能害怕系统。

人们可能害怕失去金钱。

人们可能害怕失去工作。

人们可能害怕失去归属感。

人们可能害怕失去赞同。

人们可能害怕自己是错的。

人们可能害怕孤独。

人们可能害怕与别人分开站立。

恐惧可能变得比追问更强。

恐惧可能变得比证据更强。

恐惧可能变得比一致性更强。

恐惧可能变得比真相更强。

人们应当追问：

什么恐惧正在发挥作用？

谁从这种恐惧中获益？

这种恐惧正在制造什么行为？

这种恐惧正在阻止我追问什么？

这种恐惧正在阻止我学习什么？

这种恐惧正在帮助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恐惧不应自动控制行为。

恐惧应当受到追问。

愤怒、愤慨与情绪俘获

愤怒可以揭示某件事很重要。

但愤怒也可以阻止学习。

愤慨可能让人感觉有力量，同时却阻止理解。

人们可能被愤怒在情绪上俘获。

他们可能在审视之前就攻击。

他们可能在理解之前就责怪。

他们可能在追问之前就重复。

他们可能在学习之前就辩护。

他们可能被困在情绪反应之中。

愤怒也可能被叙事、系统、群体、媒体和社会环境利用，使人们持续作出反应，而不是理解。

人们也可能把愤怒误认为真相。

他们可能因为一个人听起来愤怒就相信这个人。

他们可能因为一个人显得有激情就相信这个人。

他们可能因为一个人带着强烈情绪说话就相信这个人。

但愤怒不是证据。

激情不是证据。

情绪力量不是证据。

人们应当追问：

这种愤怒正在显示什么？

这种愤怒正在隐藏什么？

这种愤怒正在推动我做什么？

谁从这种愤怒中获益？

这种愤慨正在制造什么行为？

这种愤怒正在帮助我学习吗？

还是把我困在反应之中？

愤怒不能成为学习的终点。

愤怒必须成为人们能够从中学习的东西。

被制造的信任与情绪欺骗

信任可以通过情绪被制造出来。

人们可能在证据受到审视之前，就被影响去产生信任。

他们可能因为一个人显得善良而信任这个人。

他们可能因为一个人显得平静而信任这个人。

他们可能因为一个人显得真诚而信任这个人。

他们可能因为一个人显得自信而信任这个人。

他们可能因为一个人显得关心别人而信任这个人。

他们可能因为一个人显得专业而信任这个人。

他们可能因为一个人使用头衔而信任这个人。

他们可能因为一个人被呈现为专家而信任这个人。

他们可能因为一个人讲述了一个情绪化故事而信任这个人。

但外表不是证据。

善良不是证据。

平静不是证据。

真诚不是证据。

自信不是证据。

专业外表不是证据。

专家身份不是证据。

一个情绪化故事本身不是证据。

人们可能被情绪表演所欺骗。

一个人可以表演善良。

一个人可以表演真诚。

一个人可以表演自信。

一个人可以表演关切。

一个人可以表演权威。

一个人可以表演专业能力。

人们应当追问：

什么证据支持这种信任？

什么行为支持这种信任？

什么一致性支持这种信任？

什么激励可能正在塑造这种呈现？

我是在被帮助去理解吗？

还是被情绪推动去相信？

被制造的信任必须受到追问，因为情绪欺骗可以让人们在证据受到审视之前就形成信念。

对信念的情绪依附

人们可能在情绪上依附于信念。

他们可能依附于叙事。

他们可能依附于群体。

他们可能依附于身份。

他们可能依附于系统。

他们可能依附于权威。

他们可能依附于谎言。

他们可能依附于自己继承的东西。

一旦形成情绪依附，追问就可能被感觉成攻击。

追问信念可能感觉像是在追问这个人本身。

追问群体可能感觉像背叛。

追问系统可能感觉像危险。

追问叙事可能感觉像失去。

这会阻止人们学习。

人们可能为自己从未审视过的信念辩护，因为这些信念已经成为他们认为自己是谁的一部分。

人们应当追问：

我是在为真相辩护吗？

还是在为依附辩护？

我是在保护证据吗？

还是在保护身份？

我是在审视这一点吗？

还是在情绪上保护它？

如果这个信念是错的，会发生什么？

如果我追问它，我会失去什么？

情绪依附可能成为独立思考最大的障碍之一。

社会环境与情绪影响

现代环境可能不断激活情绪。

人们被展示恐惧。

人们被展示愤慨。

人们被展示冲突。

人们被展示比较。

人们被展示受欢迎程度。

人们被展示地位。

人们被展示羡慕。

人们被展示嫉妒。

人们被展示紧迫感。

人们被展示表面化。

这些情绪环境可以塑造行为。

它们可以让人们作出反应。
它们可以让人们比较。
它们可以让人们模仿。
它们可以让人们辩护。
它们可以让人们觉得自己不够好。
它们可以让人们寻求认可。
它们可以让人们害怕被排斥。
它们可以让人们把可见度误认为重要性。
它们也可以让人们把情绪表演与真相混淆。

人们应当追问：

这个环境正在制造什么情绪？

这个环境正在奖励什么行为？

正在鼓励什么比较？

正在产生什么反应？

什么情绪化呈现正在被信任？

什么理解正在被阻止？

社会环境可以成为情绪课堂。

但如果人们没有被教会如何追问情绪影响，这些课堂就可能教给人们反应，而不是理解。

教育、儿童与情绪影响

教育也必须教儿童追问情绪影响。

儿童需要的并不只是信息。

儿童需要理解自己的心智可能如何被塑造。

他们需要理解情绪如何影响信任、恐惧、信念、反应、沉默、归属感和行为。

儿童可能被弄得恐惧。

儿童可能被弄得愤怒。

儿童可能被弄得羞耻。

儿童可能被弄得尴尬。

儿童可能被弄得觉得自己被排斥。

儿童可能被弄得认为自己因为追问而是错的。

儿童可能学会保持沉默，因为情绪已经教会他们，追问会制造不适。

儿童也可能学会信任情绪化呈现。

他们可能因为某个人听起来善良而相信这个人。

他们可能因为某个人听起来自信而相信这个人。

他们可能因为某个人听起来充满热情而相信这个人。

他们可能因为某个人拥有头衔而相信这个人。

他们可能因为某个人被呈现为专家而相信这个人。

这里并不是要从儿童身上移除情绪。

这里是要帮助儿童理解情绪。

儿童应当学会，一个人显得善良、愤怒、自信、真诚、像专家或具有权威，并不会取消追问证据、行为、一致性和激励的必要性。

人们应当追问：

儿童是否被教会情绪如何塑造行为？

儿童是否被教会恐惧如何阻止追问？

儿童是否被教会愤怒如何阻止学习？

儿童是否被教会归属感如何塑造信念？

儿童是否被教会羞耻如何制造沉默？

儿童是否被教会情绪化呈现如何在证据受到审视之前制造信任？

儿童是否被教会如何安全地追问情绪影响？

如果儿童没有被教会如何追问情绪影响，他们就可能成为自己并不理解的情绪环境的产物。

为什么“情绪影响”很重要

“情绪影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情绪一再凌驾于理解之上，人类就无法正确地从事环境中学习。

“来源与起源”追问某件事来自哪里，以及是什么塑造了它。

证据标准追问证据是否支持正在提出的主张。

“激励与获益”追问是什么在奖励和保护行为。

“品格与一致性”追问反复出现的行为是否与所提出的主张一致。

“追问的许可”追问是谁或是什么在控制许可。

“情绪影响”追问：

什么情绪正在塑造这一点？

正在制造什么反应？

正在利用什么恐惧？

正在利用什么愤怒？

正在制造什么信任？

正在保护什么依附？

这种情绪正在制造什么行为？

这种情绪正在阻止什么理解？

这就是人们如何开始识别情绪影响。

这就是人们如何开始识别反应。

这就是人们如何开始识别情绪依附。

这就是人们如何开始识别被制造的信任。

这就是人们如何开始识别情绪欺骗。

这就是人们如何开始识别由恐惧造成的行为。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反应走向追问。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追问走向看见。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看见走向理解。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理解走向学习。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学习走向独立思考。

这就是人们如何从情绪环境的产物转变为世界环境的学习者。

跨时间的情绪影响

本部分前面的内容已经说明，情绪不是敌人，但情绪并不自动等于真相。

它也说明了情绪化呈现不是证据，信任可以在证据受到审视之前通过情绪被制造出来，而反复的情绪表演可以随着时间制造出虚假的品格形象。

现在这一部分进入“情绪影响”如何随着时间发挥作用。

情绪影响并不只发生在某一个时刻。

它可以被重复。

它可以被正常化。

它可以被继承。

它可以成为世界环境的一部分。

人们可能一再在理解之前就作出反应。

他们可能一再在审视之前就产生恐惧。

他们可能一再在追问之前就开始辩护。

他们可能一再在检验证据之前就保护信念。

他们可能一再在学习之前就跟随情绪。

他们可能一再在审视证据之前就信任呈现。

随着时间，情绪反应可以变成模式。

情绪模式可以变成行为。

行为可以帮助重新创造世界环境。

人们应当追问：

什么情绪反应随着时间被一再重复？

什么恐惧被一再重复？

什么愤怒被一再重复？

什么依附一直受到保护？

什么情绪化呈现一再获得信任？

什么情绪表演一再制造信任？

什么情绪模式不断出现？

这种情绪一再制造了什么行为？

这种情绪模式帮助重新创造了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跨时间的“情绪影响”帮助人们看见，反应并不总是孤立的。

它们可以变成反复出现的人类行为。

情绪条件塑造

人们可能受到世界环境的情绪条件塑造。

他们可能被塑造成害怕某些问题。

他们可能被塑造成因追问而感到羞耻。

他们可能被塑造成因与别人分开站立而感到内疚。

他们可能被塑造成在理解之前先愤怒。

他们可能被塑造成在审视之前先忠诚。

他们可能被塑造成当信念受到追问时感到受威胁。

他们可能被塑造成在从众时感到安全。

他们也可能被塑造成信任情绪化呈现。

他们可能学会信任自信。

他们可能学会信任激情。

他们可能学会信任温和。

他们可能学会信任善良。

他们可能学会信任头衔。

他们可能学会信任专家式呈现。

他们可能学会信任情绪化故事。

他们可能学会信任那些显得真诚的人。

这种情绪条件塑造可能从生命早期就开始。

儿童可以学会什么会带来赞同。

儿童可以学会什么会带来拒绝。

儿童可以学会什么会带来尴尬。

儿童可以学会什么会带来惩罚。

儿童可以学会什么会带来归属感。

儿童可以学会什么样的情绪化呈现会获得信任。

儿童随后可能长成携带着自己从未追问过的情绪模式的成年人。

人们应当追问：

我继承了什么情绪反应？

什么情绪反应是别人教给我的？

什么情绪反应受到奖励？

什么情绪反应受到惩罚？

我被教会信任什么样的情绪化呈现？

什么主题会让我在情绪上进入防御状态？

什么问题让我不舒服？

什么情绪阻止我正确审视？

情绪条件塑造可能成为塑造人类行为的隐藏机制之一。

恐惧、权威与服从

恐惧可能与权威形成强烈联系。

人们可能害怕追问权威。

人们可能害怕挑战系统。

人们可能害怕不同意教师。

人们可能害怕追问政府。

人们可能害怕追问媒体。

人们可能害怕追问专家。

人们可能害怕追问雇主。

人们可能害怕后果。

于是，恐惧可能在理解形成之前就制造服从。

人们可能因为理解而服从。

但人们也可能因为害怕不服从会发生什么而服从。

人们应当追问：

我服从是因为我理解了吗？

还是因为我害怕？

我接受是因为证据支持它吗？

还是因为权威制造了恐惧？

我保持沉默是因为我同意吗？

还是因为我害怕后果？

由恐惧造成的服从可以让世界上的反复问题继续存在，因为人们可能在真相受到审视之前就停止追问。

情绪依附与身份

人们可能在情绪上依附于自己认为自己是谁。

他们可能依附于自己的身份。

自己的群体。

自己的角色。

自己的地位。

自己的信念。

自己的观点。

自己的历史。

自己的形象。

自己的声誉。

自己的权威。

自己的系统。

当身份在情绪上与信念绑定时，追问就可能被感觉成针对个人。

一个问题可能感觉像攻击。

证据可能感觉像威胁。

矛盾可能感觉像羞辱。

纠正可能感觉像拒绝。

学习可能感觉像失去。

人们随后可能为身份辩护，而不是寻求真相。

人们应当追问：

我的哪一部分感觉受到了威胁？

我正在保护什么身份？

什么信念让我觉得痛苦到难以追问？

如果我改变自己的理解，我会失去什么？

我是在保护真相吗？

还是在保护我认为自己是谁？

人类进步要求人们有能力学习，而不把每一次挑战都当作对个人的毁灭。

情绪操纵与呈现

情绪可以被用来塑造信息如何被接收。

信息可以带着恐惧被呈现。

它可以带着紧迫感被呈现。

它可以带着愤慨被呈现。

它可以带着同情被呈现。

它可以带着羞耻被呈现。

它可以带着内疚被呈现。

它可以带着自豪被呈现。

它可以带着归属感被呈现。

它可以带着威胁被呈现。

它可以带着善意被呈现。

它可以带着平静被呈现。

它可以带着真诚被呈现。

它可以带着自信被呈现。

它可以通过专家身份被呈现。

它可以通过专业地位被呈现。

这种呈现可以在证据受到审视之前就影响人们。

人们可能因为害怕而接受。

他们可能因为愤怒而重复。

他们可能因为忠诚感而辩护。

他们可能因为感到内疚而顺从。

他们可能因为感到羞愧而保持沉默。

他们可能因为某个人听起来善良而信任。

他们可能因为某个人听起来真诚而信任。

他们可能因为某个人听起来自信而信任。

他们可能因为某个人听起来平静而信任。

他们可能因为某个人听起来专业而信任。

他们可能因为某个人被呈现为专家而信任。

人们应当追问：

这些信息附带着什么情绪？

情绪是在被用来帮助理解吗？

还是情绪正在被用来阻止追问？

证据被展示出来了吗？

还是情绪压力正在被用来替代证据？

信任是通过证据赢得的吗？

还是信任正在通过呈现被制造出来？

这与证据标准直接相连。

恐惧不是证据。

愤慨不是证据。

紧迫感不是证据。

情绪压力不是证据。

善意不是证据。
真诚不是证据。
自信不是证据。
专家式呈现不是证据。

情绪故事与被制造的信念

故事可以制造情绪性的信念。
一个故事可以让人们产生同情。
一个故事可以让人们产生愤怒。
一个故事可以让人们产生恐惧。
一个故事可以让人们产生忠诚感。
一个故事可以让人们产生内疚感。
一个故事可以让人们产生责任感。
一个故事可以让人们选择立场。
一个故事可以让人们在审视之前就接受。
故事可以是真实的。
故事也可以被选择。
故事可以被塑造。
故事可以被表演。
故事可以被重复。
故事可以被用来引导情绪反应。

人们应当追问：

这个故事正在制造什么情绪？

什么证据支持这个故事？

缺少什么证据？

什么视角正在被选择？

这个故事正在制造什么行为？

谁会从人们相信这个故事中获益？

这个故事是在帮助人们理解吗？

还是这个故事正在通过情绪引导人们？

情绪化故事必须受到追问，因为它们可以让人们在审视之前先产生感受。

情绪、叙事与选择立场

“情绪影响”也与叙事相连。

人们可能在情绪上被拉入故事之中。

他们可能被鼓励选择立场。

他们可能被鼓励为一个群体辩护并攻击另一个群体。

他们可能在理解机制之前就被鼓励去看英雄和恶人。

他们可能在证据受到审视之前就被鼓励作出情绪反应。

当叙事与情绪相连时，它可能变得非常强大。

人们可能为叙事辩护，因为它给他们归属感。

他们可能为它辩护，因为它给他们身份认同。

他们可能为它辩护，因为它给他们确定感。

他们可能为它辩护，因为它给他们一个敌人。

但选择一方并不等于理解。

人们应当追问：

我正在被拉入什么故事？

这个故事正在制造什么情绪？

谁会从人们选择立场中获益？

什么证据正在被忽视？

什么机制正在被隐藏？

什么理解正在被阻止？

如果情绪让人们困在叙事之中，而不是帮助他们从世界环境中学习，人类就无法进步。

情绪影响、沉默与自我保护

情绪可以制造沉默。

人们可能因为害怕而保持沉默。

他们可能因为感到羞愧而保持沉默。

他们可能因为感到尴尬而保持沉默。

他们可能因为感到内疚而保持沉默。

他们可能因为害怕被拒绝而保持沉默。

他们可能因为害怕自己是错的而保持沉默。

他们可能因为害怕独自站出来而保持沉默。

沉默随后可以保护重复。

沉默可以保护系统。

沉默可以保护叙事。

沉默可以保护依赖。

沉默可以保护错误行为。

沉默可以保护世界环境继续存在。

人们应当追问：

是什么情绪制造了这种沉默？

这种沉默正在保护什么？

如果沉默结束，会发生什么？

情绪正在阻止人们说出什么真相？

沉默正在帮助什么反复模式继续？

由情绪造成的沉默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参与形式。

教育、儿童与情绪安全

儿童需要情绪上的安全，才能正确追问。

如果儿童因为追问而被吓到，他们可能停止追问。

如果儿童因为追问而被羞辱，他们可能停止追问。

如果儿童因为追问而被嘲笑，他们可能停止追问。

如果儿童因为追问而被贴上“难管”的标签，他们可能停止追问。

如果儿童因为追问而被当成麻烦制造者，他们可能停止追问。

如果儿童因为追问而在情绪上受到惩罚，他们可能学会认为沉默比理解更安全。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追问是进入学习的路径之一。

儿童需要学习，问题可以被安全地审视。

他们需要学习，情绪可以被理解。

他们需要学习，不舒服并不自动意味着一个问题是对的。

他们需要学习，恐惧并不自动意味着他们应该停下来。

他们需要学习，愤怒并不自动意味着他们已经理解。

他们还需要学习，情绪化呈现可能造成误导。

他们需要学习，善意并不自动等于证据。

他们需要学习，自信并不自动等于证据。

他们需要学习，真诚并不自动等于证据。

他们需要学习，专家式呈现并不自动等于证据。

儿童应当学习，一个人看起来善良、愤怒、自信、真诚、像专家或具有权威，并不会取消追问证据、行为、一致性和激励的必要性。

人们应当追问：

儿童在情绪上是否能够安全地追问？

儿童是否正在被教会理解情绪反应？

儿童是否正在被教会问题是学习的一部分？

儿童是否正在被教会不舒服的感受可以受到审视？

儿童是否正在被教会情绪如何塑造信念、沉默和行为？

儿童是否正在被教会情绪化呈现如何在证据受到审视之前制造信任？

如果儿童在情绪上被训练得远离追问，教育就无法得到正确改善。

情绪影响与人类意识

当人们学会理解情绪，而不是被情绪控制时，人类意识就会进步。

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变得没有情绪。

它意味着情绪成为学习的一部分。

恐惧成为需要追问的事物。

愤怒成为需要理解的事物。

依附成为需要审视的事物。

羞耻成为需要识别的事物。

沉默成为需要从中学习的事物。

反应成为需要超越的事物。

情绪化呈现成为需要追问的事物。

被制造的信任成为需要审视的事物。

情绪故事成为需要检验的事物。

人们不需要摧毁情绪。

他们需要理解情绪影响。

世界环境不断展示情绪影响。

它展示恐惧。

它展示愤怒。

它展示愤慨。

它展示归属感。

它展示羞耻。

它展示比较。

它展示依附。

它展示沉默。

它展示反应。

它展示情绪表演。

它展示被制造的信任。

它展示情绪欺骗。

人们应当追问：

正在展示什么情绪影响？

什么情绪化呈现正在被信任？

人类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情绪正在制造什么行为？

情绪正在帮助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当情绪影响变得可见时，行为就变得可见。

当行为变得可见时，理解就成为可能。

当理解成为可能时，学习就能够推进。

情绪影响与人类进步

“情绪影响”是“通往人类进步的缺失路径”的一部分。

只要情绪反复压过理解，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恐惧阻止追问，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愤怒取代学习，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愤慨取代审视，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情绪依附保护继承来的信念，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羞耻制造沉默，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情绪压力取代证据，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情绪化呈现在证据受到审视之前制造信任，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情绪故事在理解形成之前制造信念，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儿童在情绪上被训练得远离追问，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人们对世界环境作出反应，而不是从中学习，人类就无法进步。

“来源与起源”追问某件事来自哪里，以及是什么塑造了它。

“证据标准” 追问证据是否支持所提出的主张。

“激励与获益” 追问什么在奖励和保护行为。

“品格与一致性” 追问反复出现的行为是否与所提出的主张一致。

“追问的许可” 追问是谁或什么在控制许可。

“情绪影响” 追问：

是什么情绪在塑造这一点？

正在制造什么反应？

正在利用什么恐惧？

正在保护什么依附？

正在产生什么沉默？

什么情绪化呈现正在被信任？

什么信任正在被制造？

正在使用什么情绪故事？

这种情绪正在制造什么行为？

这种情绪正在阻止什么理解？

这种情绪正在帮助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人们由此开始识别情绪影响。

人们由此开始识别情绪条件塑造。

人们由此开始识别情绪操纵。

人们由此开始识别情绪化呈现。

人们由此开始识别被制造的信任。

人们由此开始识别情绪故事。

人们由此开始识别由情绪造成的沉默。

人们由此从反应走向追问。

人们由此从追问走向看见。

人们由此从看见走向理解。

人们由此从理解走向学习。

人们由此从学习走向独立思考。

人们由此从成为情绪环境的产物，走向成为世界环境的学习者。

第7部分-叙事与现实的对照

叙事与现实的对照究竟是什么

第1部分确立了，人们必须从世界环境中学习，而不是仅仅成为世界环境的产物。

第2部分确立了，人们必须审视证据是否支持正在被主张、重复、保护、呈现或执行的内容。

第3部分确立了，人类之所以反复重新创造同一个世界，是因为激励反复奖励人们重新创造它。

第4部分确立了，反复出现的行为往往比言语揭示得更多。

第5部分确立了，人们往往在学习甚至开始之前就被阻止追问。

第6部分确立了，在理解形成之前，情绪可以塑造信任、信念、恐惧、反应、沉默和行为。

第7部分现在进入“叙事与现实的对照”。

“叙事与现实的对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被展示叙事，却没有被正确教会如何审视现实。

人们出生在叙事之中。

人们被教授叙事。

人们被展示叙事。

人们继承叙事。

人们为叙事辩护。

人们在情绪上依附于叙事。

人们最终可能把叙事误认为现实本身。

叙事是塑造人类最大的机制之一。

叙事并不自动等于现实。

叙事是一个故事。

叙事是一种解释。

叙事是事件的一种版本。

叙事是一种人们被鼓励接受的框架。

叙事可以是真实的。

叙事可以部分真实。

叙事可以不完整。

叙事可以被操纵。

叙事可以被选择。

叙事可以被制造。

叙事可以被保护。

叙事可以被继承。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我正在被展示什么故事？

是谁创造了这个故事？

谁在重复这个故事？

谁在保护这个故事？

谁会从这个故事被相信中获益？

什么证据支持这个故事？

什么现实支持这个故事？

什么被遗漏了？

什么被添加了？

什么正在被隐藏？

“叙事与现实的对照”教人们把正在被呈现的东西与实际正在被展示的东西区分开来。

现实独立存在

现实独立于人们对它的看法而存在。

现实不需要同意。

现实不需要受欢迎。

现实不需要头衔。

现实不需要权威。

现实不需要情绪。

现实不需要重复。

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它，现实都继续存在。

人们可以否认现实。

人们可以忽视现实。

人们可以在情绪上拒绝现实。

人们可以为叙事辩护，以对抗现实。

人们可以集体回避现实。

但现实继续存在。

这是人类必须学习的最大课程之一。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我是在从现实中学习吗？

还是在为一个叙事辩护？

我是在看见正在被展示的东西吗？

还是在保护我继承来的东西？

我是在从世界环境中学习吗？

还是在从关于世界环境的故事中学习？

人类可以生活在叙事之中

人类学习最大的局限之一，是人们可以终其一生生活在从未独立审视过的叙事之中。

人们可以继承故事。

人们可以继承头衔。

人们可以继承系统。

人们可以继承权威。

人们可以继承信念。

人们可以继承解释。

人们可以继承恐惧。

人们可以继承行为。

人们可以继承反复模式。

人们最终可能在不了解它们最初来自哪里的情況下，为所有这些東西辩护。

于是，人们可能把继承来的叙事误认为现实本身。

如果没有追问，人们可能终其一生都在为那些被创造出来让他们继承的东西辩护。

人类正在教育人类

人类在很大程度上由人类自己来教育。

人们创造系统。

人们创造叙事。

人们创造故事。

人们创造头衔。

人们创造角色。

人们创造解释。

然后，人们把前几代人创造的东西教给未来世代。

未来世代随后可能把继承来的叙事误认为现实本身。

人们可能继承前几代人接受的东西，却从未独立审视它。

这是同一个世界不断重复的最大原因之一。

人类可以创造叙事、继承叙事、为叙事辩护，然后把这些叙事误认为现实本身。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最初是谁创造了这个？

是谁把它传了下来？

谁仍然在教授它？

谁仍然在保护它？

谁仍然从中获益？

什么现实支持它？

只要人类在学会如何追问叙事之前就不断继承叙事，人类就无法正确进步。

被创造的故事、被创造的头衔与被创造的权威

叙事不会自己出现。

是人创造它们。

故事可以被创造。

头衔可以被创造。

权威可以被创造。

职位可以被创造。

角色可以被创造。

系统可以被创造。

信念可以被创造。

叙事随后可以附着在所有这些事物之上。

人们随后可以继承它们。

人们可以重复它们。

人们可以为它们辩护。

人们可以在情绪上依附于它们。

未来世代最终可能把它们当作现实继承下来。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是谁创造了这个头衔？

是谁创造了这个权威？

是谁创造了这个角色？

是谁创造了这个故事？

是谁赋予它正当性？

谁在保护它？

谁会从它继续存在中获益？

什么现实支持它？

一个头衔存在，并不自动等于现实。

权威存在，并不自动等于现实。

一个角色存在，并不自动等于现实。

一个故事存在，并不自动等于现实。

一个系统存在，并不自动等于现实。
现实必须始终独立于叙事本身受到审视。

金钱、重复与叙事强化

当金钱介入时，叙事可能变得极其强大。

人们可以被付钱去创造叙事。

人们可以被付钱去重复叙事。

人们可以被付钱去教授叙事。

人们可以被付钱去执行叙事。

人们可以被付钱去保护叙事。

人们可以被付钱去书写叙事。

人们可以被付钱去传播叙事。

人们可以被付钱去为叙事辩护。

未来世代随后可能继承反复出现的叙事。

这并不自动意味着每一个叙事都是虚假的。

它意味着这个机制必须受到追问。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谁在资助这个叙事？

谁在重复它？

谁在教授它？

谁在保护它？

谁在从中获益？

如果它受到挑战，会发生什么？

如果它被揭露，会发生什么？

什么现实支持它？

叙事最终可能被正常化到这样一种程度：人们不再意识到它们是叙事。

信念系统与继承来的接受

人们可能被鼓励去相信自己无法独立审视的事物。

然后，他们可能为这些信念辩护。

他们可能在情绪上依附于这些信念。

他们可能重复这些信念。

他们可能把这些信念传给未来世代。

未来世代随后可能继承这些信念，却从未独立审视其“来源与起源”。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是谁创造了这个信念？

谁会从这个信念中获益？

什么证据支持这个信念？

什么现实支持这个信念？

当它受到追问时会发生什么？

如果人们不再相信它，会发生什么？

信念本身并不是现实。

现实必须始终受到独立审视。

世界环境不断向人类展示叙事如何运作

世界环境不断向人类展示叙事如何运作。

只是人们没有被正确教会如何从正在被展示的东西中学习。

世界是真正的学校。

人类不断被展示：

重复。

保护。

头衔。

权威。

归属。

恐惧。

依赖。

沉默。

激励。

情绪。

表演。

叙事。

人们往往对这些机制作出反应，而不是从中学习。

问题并不是没有任何东西可见。

问题在于，人们没有被正确教会如何对可见之物进行追问、看见、理解并从中学习。

叙事可以变得比现实更强

人类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是叙事可能变得比现实本身更强。

现实可以是可见的。

现实可以被记录。

现实可以被反复展示。

现实可以揭示矛盾。

现实可以揭示反复模式。

现实可以揭示人类行为。

但人们仍然可能转而为叙事辩护。

人们可以拒绝正在被展示的东西。

人们可以保护自己继承来的东西。

人们可以在情绪上依附于故事。

人们可以为系统辩护。

人们可以为权威辩护。

人们可以为反复出现的解释辩护。

人们可以为自己所依赖的东西辩护。

人们可以为让自己感到安全的东西辩护。

人们可以为所有其他人都在辩护的东西辩护。

即使现实反复展示出不同的东西，人们仍然可以为叙事辩护。

叙事可以成为世界环境本身

一个叙事存在得越久，它就越可能变得正常。

它变得越正常，就越少受到追问。

它受到的追问越少，就越受保护。

它越受保护，未来世代就越会继承它。

最终，叙事可能成为世界环境本身的一部分。

儿童可以继承它。

成年人可以继承它。

教师可以继承它。

系统可以继承它。

机构可以继承它。

社会可以继承它。

人们最终可能忘记它曾经是被创造出来的。

于是，这个叙事可能被接受为现实本身。

人类可以集体创造一个虚假现实，然后用几代人的时间为它辩护。

这是人类反复重新创造同一个世界的最大原因之一。

为什么叙事与现实的对照很重要

“叙事与现实的对照”很重要，因为只要人类把叙事与现实本身混为一谈，就无法正确地与世界环境中学习。

“来源与起源”追问某件事来自哪里，以及是什么塑造了它。

“证据标准”追问证据是否支持所提出的主张。

“激励与获益”追问谁会从它继续存在中获益。

“品格与一致性”追问行为是否与所提出的主张一致。

“追问的许可”追问是什么阻止追问。

“情绪影响”追问是什么情绪在塑造接受。

“叙事与现实的对照”现在追问：

正在呈现什么故事？

什么现实支持它？

什么现实与它相矛盾？

是谁创造了它？

谁在保护它？

谁在重复它？

谁在继承它？

谁会从中获益？

这个叙事正在帮助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人们由此开始从为继承来的叙事辩护，走向从现实本身中学习。

人们由此从信念走向审视。

人们由此从审视走向看见。

人们由此从看见走向理解。

人们由此从理解走向学习。

人们由此从学习走向独立思考。

人们由此从成为继承来的叙事的产物，走向成为世界环境的学习者。

只要人们继续为继承来的叙事辩护，而不是从现实本身中学习，人类就无法进步。

随时间延续的叙事

本部分的第一部分解释了，叙事可以被创造、重复、继承、保护，并最终被误认为现实本身。

它还解释了，现实独立于信念、受欢迎程度、头衔、权威、情绪和重复而存在。

这一部分现在进入叙事如何随时间继续存在。

叙事通常不会在一夜之间变得强大。

它们往往经过很长时间逐步建立。

一个故事可以被创造。

这个故事可以被重复。

这个故事可以被写下来。

这个故事可以被传播。

这个故事可以被保护。

这个故事可以被教授。

这个故事可以被继承。

人们可以在情绪上依附于这个故事。

然后，这个故事可以成为被接受的现实。

随着时间过去，人们可能会忘记它曾经是一个叙事。

人们应当追问：

这个叙事存在多久了？

谁重复过它？

谁保护过它？

谁继承了它？

谁从中获益？

什么证据支持它？

什么现实支持它？

存在哪些矛盾？

随着时间发生了什么变化？

什么一直受到保护？

随时间延续的叙事可以揭示人类如何反复重新创造同一个世界。

人类可以集体创造一个虚假现实

人类可以集体创造一个虚假现实，而人类自己随后又把它误认为现实。

人们可能看不见完整的机制。

他们可能只看见：

自己的角色。

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信念。

自己的指令。

自己的贡献。

自己的生存。

但世界环境往往由数十亿人共同参与他们并未创造的叙事而构成。

一个人书写。

一个人教授。

一个人重复。

一个人执行。

一个人保护。

一个人资助。

一个人出版。

一个人相信。

一个人保持沉默。

这些行为单独看起来可能很小。

但集合在一起，它们可以重新创造整个世界环境。

人类随后可能用几代人的时间为人类自己创造的东西辩护。

人们应当追问：

我正在为什么叙事作出贡献？

我正在帮助重复什么叙事？

我正在帮助保护什么叙事？

我正在帮助用什么取代现实？

我的贡献正在帮助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这是“叙事与现实的对照”中最大的机制之一。

叙事可以塑造人类行为

叙事不仅塑造人们如何思考。

叙事可以塑造人们做什么。

叙事可以塑造信任。

叙事可以塑造恐惧。

叙事可以塑造归属感。

叙事可以塑造沉默。

叙事可以塑造服从。

叙事可以塑造依赖。

叙事可以塑造情绪依附。

叙事可以塑造身份。

叙事可以塑造行为本身。

人们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塑造。

他们可能以为自己是在独立行动。

但他们的行为可能早已受到他们所继承叙事的影响。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这个叙事正在制造什么行为？

这个叙事正在制造什么情绪？

这个叙事正在制造什么恐惧？

这个叙事正在制造什么沉默？

这个叙事正在制造什么依赖？

这个叙事正在帮助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当人们不再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叙事塑造时，叙事就会变得危险。

融入、归属与社会叙事

人是社会性的存在。

许多人想被接受。

许多人想有归属。

许多人想获得认可。

许多人想融入。

这可能成为强化叙事的最大机制之一。

人们可能模仿别人说的话。

人们可能模仿别人如何行为。

人们可能模仿别人如何穿着。

人们可能模仿别人如何说话。

人们可能模仿别人推广什么。

人们可能模仿别人为什么辩护。

人们可能模仿别人相信什么。

人们可能模仿别人害怕什么。

人们可能模仿别人拒绝什么。

人们可能模仿别人庆祝什么。

人们最终可能不再追问某件事是否真实，而转而追问它是否能够帮助自己获得归属。

人们应当追问：

我是在学习吗？

还是在融入？

我是在追问吗？

还是在模仿？

我是在独立思考吗？

还是在跟随群体？

我是在从现实中学习吗？

还是在学习如何获得归属？

如果人们没有被教会如何追问归属，那么归属可能变得比真相更强。

现代叙事环境

现代环境可以迅速创造和传播叙事。

人们可以被展示生活方式。

人们可以被展示观点。
人们可以被展示反应。
人们可以被展示愤慨。
人们可以被展示受欢迎程度。
人们可以被展示成功。
人们可以被展示地位。
人们可以被展示外表。
人们可以被展示情绪故事。
人们可以被展示并不反映现实的生活版本。
于是，人们可能模仿反复被展示的东西。
他们可能模仿用词。
他们可能模仿性格。
他们可能模仿生活方式。
他们可能模仿外表。
他们可能模仿行为。
他们可能模仿看起来受欢迎的东西。
他们可能模仿看起来成功的东西。
他们可能表演快乐。
他们可能表演归属。
他们可能表演完美。
他们可能表演重要性。

因此，现代叙事环境可以制造一个由人们集体模仿的虚假现实。

人们应当追问：

这个环境正在制造什么叙事？

这个环境正在奖励什么行为？

这个环境正在鼓励什么表演？

什么现实正在被隐藏？

什么现实正在被取代？

什么理解正在被阻止？

现代叙事环境可以让人们生活在表演之中，而不是现实之中。

社会表演与生活在叙事之中

人们也可能开始表演不同版本的自己。

他们可能表演快乐。

他们可能表演成功。

他们可能表演自信。

他们可能表演重要性。

他们可能表演地位。

他们可能表演完美。

他们可能表演归属。

人们可能呈现一种并不反映现实的生活。

其他人随后可能把自己与这种表演进行比较。

比较随后可能制造更多表演。

表演可能制造更多模仿。

模仿可能制造更多重复。

人们最终可能生活在一个集体叙事之中，而不是现实本身之中。

人们应当追问：

正在被展示什么？

正在被隐藏什么？

这是现实吗？

还是表演？

我是在把自己与现实比较吗？

还是在把自己与一个叙事比较？

这种表演正在制造什么行为？

人们必须学会，呈现并不自动等于现实。

叙事、儿童与继承来的信念

儿童出生在他们并未创造的叙事之中。

儿童继承故事。

儿童继承系统。

儿童继承头衔。

儿童继承权威。

儿童继承信念。

儿童继承行为。

儿童继承恐惧。

儿童继承情绪依附。

儿童继承反复模式。

儿童随后可能成长为为自己继承来的东西辩护的成年人。

这是人类重复同一个世界的最大原因之一。

因此，儿童应当学习追问：

是谁创造了这个？

为什么创造它？

谁会从中获益？

什么证据支持它？

什么现实支持它？

它制造什么行为？

它正在帮助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儿童不应当只是继承叙事。

儿童应当学习如何安全地追问叙事。

系统、叙事与世界环境

叙事可以嵌入系统之中。

系统可以重复叙事。

系统可以保护叙事。

系统可以使叙事正常化。

系统可以奖励叙事。

系统可以阻止追问。

人们最终可能把系统性的重复误认为真相。

但反复存在的系统并不自动等于现实。

人们应当追问：

这个系统正在重复什么叙事？

这个系统正在保护什么叙事？

这个系统正在奖励什么叙事？

这个系统正在阻止人们追问什么叙事？

什么现实支持它？

什么现实与它相矛盾？

如果人们不再相信它，会发生什么？

人们常常试图修复结果，却不去追问制造这些结果的叙事。

这可能导致人类重复同一个世界。

世界环境不断向人类展示叙事如何运作

世界环境不断向人类展示叙事如何运作。

只是人们没有被正确教会如何从正在被展示的东西中学习。

世界是真正的学校。

人类不断被展示：

重复。

保护。

头衔。

权威。

归属。

恐惧。

依赖。

沉默。

激励。

情绪。

表演。

叙事。

问题并不是没有任何东西可见。

问题在于，人们没有被正确教会如何对可见之物进行追问、看见、理解并从中学习。

叙事、力量与人类意识

人类必须学习的最大课程之一，是力量并不仅仅通过强制存在。

力量也可以通过叙事存在。

如果人们能够塑造叙事，他们就能够塑造行为。

如果他们能够塑造行为，他们就能够塑造结果。

如果他们能够塑造结果，他们就能够塑造世界环境。

如果人类自己愿意重复同一个世界，可能就不需要有人强迫人类去重复它。

人类可以创造叙事、继承叙事、为叙事辩护，然后把这些叙事误认为现实本身。

这是贯穿人类历史而运作的最大机制之一。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谁在塑造叙事？

谁在强化叙事？

谁在从叙事中获益？

谁在继承叙事？

谁在为叙事辩护？

谁在情绪上依附于这个叙事？

谁害怕追问这个叙事？

这个叙事正在帮助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当人们停止生活在叙事之中，并开始从现实本身中学习时，人类意识就会进步。

叙事与现实的对照以及人类进步

“叙事与现实的对照”是“通往人类进步的缺失路径”的一部分。

只要叙事反复被误认为现实，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人们在学会如何追问故事之前就继承故事，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人们为自己从未独立审视过的叙事辩护，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人们集体创造一个虚假现实，然后生活在其中，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人们集体创造一个虚假现实，然后用几代人的时间为它辩护，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归属变得比真相更强，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人们互相模仿而不是从现实中学习，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人们表演不同版本的自己，而不是理解自己，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系统强化叙事，却不教人们如何追问它们，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信念系统取代现实，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未来世代继承同一个世界，却不理解是什么创造了它，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人们继续为继承来的叙事辩护，而不是从现实本身中学习，人类就无法进步。

“来源与起源”追问某件事来自哪里，以及是什么塑造了它。

“证据标准”追问证据是否支持所提出的主张。

“激励与获益”追问谁会从它继续存在中获益。

“品格与一致性”追问行为是否与所提出的主张一致。

“追问的许可”追问是什么阻止追问。

“情绪影响”追问是什么情绪在塑造接受。

“叙事与现实的对照”现在追问：

正在呈现什么故事？

什么现实支持它？

什么现实与它相矛盾？

是谁创造了它？

谁在重复它？

谁在保护它？

谁在继承它？

谁会从中获益？

它正在制造什么行为？

它正在帮助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人们由此开始从继承来的叙事走向现实。

人们由此从信念走向审视。

人们由此从审视走向看见。

人们由此从看见走向理解。

人们由此从理解走向学习。

人们由此从学习走向独立思考。

人们由此从成为继承来的叙事的产物，走向成为世界环境的学习者。

第8部分-心理影响

心理影响究竟是什么

第1部分确立了，人们必须学习某件事来自哪里，以及是什么塑造了它。

第2部分确立了，人们必须学习证据是否支持所提出的主张。

第3部分确立了，人类之所以反复重新创造同一个世界，是因为激励反复奖励人们重新创造它。

第4部分确立了，反复出现的行为往往比言语揭示得更多。

第5部分确立了，人们往往在学习甚至开始之前就被阻止追问。

第6部分确立了，在理解形成之前，情绪可以塑造信任、信念、恐惧、反应、沉默和行为。

第7部分确立了，人类可以集体创造、继承、为叙事辩护，并把叙事误认为现实本身。

第8部分现在进入“心理影响”。

“心理影响”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人们理解世界环境正在这样做之前，世界环境已经不断塑造着人的心智。

人们并非生来就理解世界。

在人们理解如何保护自己的心智之前，世界已经在教人们如何思考。

人们不断接触：

金钱。

依赖。

权威。

恐惧。

沉默。

激励。

叙事。

行为。

重复。

比较。

表演。

表面化。

反复出现的问题。

早在独立思考形成之前，人的心智就可能受到所有这些事物的塑造。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这个环境正在对人的心智做什么？

什么正在被反复展示？

什么正在被反复接受？

什么正在被反复正常化？

什么正在被反复继承？

什么正在塑造行为？

什么正在塑造理解？

什么正在塑造未来世代？

“心理影响”教人们理解，长期暴露在世界环境之中正在对人类本身产生什么影响。

人的心智是人类未能保护的最大的环境之一。

人类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人们往往在理解自己正在被塑造之前，就已经在心理上受到塑造。

人的心智是人类未能保护的最大的环境之一。

人们出生在他们并未创造的环境之中。

他们继承系统。

他们继承行为。

他们继承叙事。

他们继承权威。

他们继承依赖。

他们继承反复模式。

人们随后可能成长为为自己继承来的东西辩护的成年人。

这可能发生在他们甚至从未理解最初是什么塑造了自己的情况下。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什么塑造了我？

我继承了什么？

我接受了什么？

我重复了什么？

我从未独立审视过什么？

什么对我来说已经变得正常？

什么环境帮助形成了我的理解？

如果没有追问，人们可能终其一生都在心理上受到那些自己从未正确学习过的环境塑造。

世界环境不断教育人类

世界环境从不停止教育。

人们不断从周围的事物中学习。

儿童从中学习。

成年人从中学习。

教师从中学习。

父母从中学习。

系统从中学习。

社会从中学习。

世界环境不断教育人类。

问题在于，人们没有被正确教会如何从正在被展示的东西中学习。

世界是真正的学校。

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但世界环境正在不断影响行为。

人们可能成为世界环境的产物，而不是从中学习的人。

这是同一个世界不断重复的最大原因之一。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这个环境正在教什么？

它正在奖励什么行为？

它正在阻止什么行为？

它正在使什么行为正常化？

它正在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当人们没有被教会如何从世界环境中学习时，他们往往会转而在心理上适应它。

人们可以适应不健康的环境

人类具有适应能力。

这可能是有益的。

但它也可能变得危险。

人们可以在心理上适应不健康的环境。

人们可以适应恐惧。

人们可以适应依赖。

人们可以适应焦虑。

人们可以适应不诚实。

人们可以适应表面化。

人们可以适应压力。

人们可以适应不健康的行为。

人们可以适应不健康的系统。

人们可以适应反复出现的问题。

当欺骗被反复正常化时，人们可以在心理上适应欺骗本身。

最终，不健康的环境可能变得正常。

未来世代随后可能继承这些环境。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我正在适应什么？

这应该是正常的吗？

是什么制造了这些条件？

什么行为正在受到保护？

什么样的世界环境正在被重新创造？

人们往往适应症状，而不是从原因中学习。

金钱的机制

金钱的机制是塑造心理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

金钱可以塑造信息。

金钱可以塑造依赖。

金钱可以塑造恐惧。

金钱可以塑造沉默。

金钱可以塑造激励。

金钱可以塑造决定。

金钱可以塑造行为。

金钱可以塑造重复。

金钱可以塑造环境。

金钱可以塑造人们被鼓励接受什么。

金钱的机制可以塑造信息、依赖、激励、恐惧、重复、沉默、行为，以及心理适应本身。

人们可能在心理上适应这些结果，却从未从制造这些结果的机制中学习。

这是人类必须从中学习的最大机制之一。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金钱在这里影响什么？

金钱正在制造什么行为？

金钱正在保护什么沉默？

金钱正在制造什么依赖？

金钱正在制造什么恐惧？

金钱正在帮助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儿童是最重要的保护对象

儿童出生时并不具备保护自己免受世界环境心理影响所需的工具。

在儿童拥有理解世界环境或保护自己免受其影响的工具之前，他们的心理已经暴露在世界环境之中。

儿童正在经历：

金钱。

依赖。

权威。

恐惧。

比较。

表演。

叙事。

表面化。

社会压力。

反复模式。

而这一切发生在他们理解这些事物很久之前。

儿童可以在心理上继承恐惧。

儿童可以在心理上继承焦虑。

儿童可以在心理上继承依赖。

儿童可以在心理上继承比较。

儿童可以在心理上继承不安全感。

儿童可以在心理上继承表面化。

儿童可以在心理上继承压力。

儿童可以在心理上继承沉默。

儿童可以在心理上继承不健康的行为。

儿童可以在心理上继承反复出现的世界问题。

儿童不应当在没有被正确教会如何从世界环境中学习的情况下，被迫在心理上设法熬过世界环境。

这是教育必须改善的最大原因之一。

因此，儿童应当学习：

如何追问。

如何看见。

如何理解。

如何独立思考。

如何安全地从世界环境中学习。

这就是为什么L2Q追问工具包如此重要。

人类意识正在被塑造

在人类理解自己如何被塑造之前，人类意识已经受到世界环境的塑造。

如果恐惧被反复展示，恐惧就可能扩散。

如果比较被反复展示，比较就可能扩散。

如果依赖被反复展示，依赖就可能扩散。

如果表演被反复展示，表演就可能扩散。

如果表面化被反复展示，表面化就可能扩散。

如果重复被反复展示，重复就可能扩散。

未来世代随后可能继承这些状态。

人们最终可能忘记自己是谁，因为他们花费如此多时间去适应世界环境，而不是从中学习。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这个环境正在制造什么样的意识？

这个环境正在制造什么样的理解？

这个环境正在制造什么样的行为？

这个环境正在帮助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为什么心理影响很重要

“心理影响”很重要，因为只要人们在心理上受到自己并不理解的环境塑造，人类就无法正确进步。

“来源与起源”追问某件事来自哪里，以及是什么塑造了它。

“证据标准”追问证据是否支持所提出的主张。

“激励与获益”追问谁会从它继续存在中获益。

“品格与一致性”追问行为是否与所提出的主张一致。

“追问的许可”追问是什么阻止追问。

“情绪影响”追问是什么情绪在塑造接受。

“叙事与现实的对照”追问正在呈现什么故事，以及现实是否支持它。

“心理影响”现在追问：

这个环境正在对人的心智做什么？

它正在制造什么行为？

它正在制造什么理解？

它正在制造什么恐惧？

它正在制造什么依赖？

它正在制造什么比较？

它正在帮助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只要人们继续在心理上适应不健康的世界环境，而不是从中学习并改善它们，人类就无法进步。

当人们没有被教会如何从世界环境中学习时，他们往往会转而在心理上适应它。

人们由此从世界环境的产物走向成为世界环境的学习者。

随时间形成的心理塑造

本部分的第一部分解释了，人们往往在理解自己正在被塑造之前，就已经在心理上受到塑造。

这一部分现在进入心理塑造如何随时间形成。

心理影响通常不是在一个瞬间发生的。

它往往通过反复接触逐渐形成。

人们反复看见同样的事物。

人们反复听见同样的事物。

人们反复经历同样的事物。

人们反复适应同样的事物。

随着时间过去，反复接触可能变得正常。

人们最终可能完全不再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塑造。

反复接触可以成为世界环境中最大的教师之一。

人们应当追问：

我反复接触什么？

我反复接受什么？

我反复适应什么？

什么已经变得正常？

我正在教给未来世代什么？

我正在帮助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比较、地位与自我价值

人们可能开始把自己与他人比较。

比较可能成为塑造人类行为最大的影响之一。

人们可能比较：

外表。

金钱。

生活方式。

受欢迎程度。

地位。

成功。

财物。

关系。

重要性。

人们最终可能把自己的自我价值与这些比较绑定在一起。

人们可能开始相信，因为别人看起来拥有更多，所以自己价值更低。

人们可能开始相信，因为自己拥有更多，所以自己价值更高。

人们可能开始依据并不反映现实的环境衡量自己的价值。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是谁教我去比较？

我正在把自己与什么比较？

比较正在制造什么？

比较正在隐藏什么？

比较正在帮助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比较可能阻止人们从自身学习，因为他们变得专注于拿自己与其他人衡量。

表面化、表演与生活在谎言之中

人们可能开始表演不同版本的自己。

他们可能表演快乐。

他们可能表演成功。

他们可能表演自信。

他们可能表演完美。

他们可能表演归属。

他们可能表演重要性。

人们可以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

人们可以隐藏挣扎。

人们可以隐藏痛苦。

人们可以隐藏不确定。

人们可以隐藏恐惧。

人们可以隐藏孤独。

人们最终可能开始生活在表演本身之中。

其他人随后可能模仿这种表演。

这可能形成一个循环。

表演制造模仿。

模仿制造重复。

重复制造正常化。

正常化让未来世代把表演作为现实继承下来。

当欺骗被反复正常化时，人们可以在心理上适应欺骗本身。

人们应当追问：

正在被展示什么？

正在被隐藏什么？

我正在假装成什么？

我害怕揭示什么？

我是在学习吗？

还是在表演？

人们必须学会，呈现并不自动等于现实。

社会环境与相互模仿

人们相互学习。

这可能是有益的。

但它也可能变得危险。

人们可能模仿：

用词。

观点。

行为。

生活方式。

外表。

性格。

信念。

反应。

情绪。

习惯。

人们最终可能停止独立思考。

他们可能转而开始跟随。

他们可能会问：

其他人都在做什么？

而不是问：

什么是真实的？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我是在学习吗？

还是在模仿？

我是在理解吗？

还是在跟随？

我是在独立思考吗？

还是在融入？

这是人类反复重新创造同一个世界的最大原因之一。

恐惧、焦虑与心理生存

人们可以在心理上适应不健康的环境。

这可能制造恐惧。

这可能制造焦虑。

这可能制造压力。

这可能制造不确定。

人们可能开始在环境中求生，而不是从环境中学习。

人们可能变得筋疲力尽。

人们可能变得不堪重负。

人们可能变得依赖。

人们可能在情绪上变得疏离。

人们应当追问：

我是在从这个环境中学习吗？

还是在其中求生？

是什么制造了这些条件？

是什么制造了这些情绪？

什么样的世界环境正在被重新创造？

人们不应当在没有被正确教会如何理解环境的情况下，被迫在心理上设法熬过这些环境。

贪婪、嫉妒与人类意识

人们可能开始用金钱衡量价值。

人们可能开始用地位衡量价值。

人们可能开始用财物衡量价值。

人们可能开始用外表衡量价值。

人们可能开始用受欢迎程度衡量价值。

这可能制造贪婪。

这可能制造嫉妒。

这可能制造竞争。

这可能制造不安全感。

人们最终可能停止从世界中学习，而转而在其中竞争。

人们应当追问：

我在追逐什么？

我为什么追逐它？

是谁教我重视它？

这正在制造什么行为？

这正在帮助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如果人们被教会竞争而不是理解，人类意识就无法正确进步。

儿童与心理继承

儿童继承的不只是信息。

儿童正在继承环境。

儿童正在继承行为。

儿童正在继承恐惧。

儿童正在继承叙事。

儿童正在继承压力。

儿童正在继承比较。

儿童正在继承表面化。

儿童正在继承表演。

儿童正在继承依赖。

儿童正在继承反复出现的世界问题。

儿童也在向周围的成年人学习。

儿童可以学会虚假的快乐。

儿童可以学会比较。

儿童可以学会社会压力。

儿童可以学会沉默。

儿童可以学会表演。

儿童可以学会如何隐藏痛苦。

儿童可能在心理上继承“求生”本身。

儿童最终可能在理解是什么制造了痛苦之前，就已经继承痛苦。

这是同一个世界不断重复的最大原因之一。

因此，儿童应当在这些影响被深度正常化之前，学习如何安全地追问。

人类意识与世界环境

人类意识受到世界环境的塑造。

在人类理解自己如何被塑造之前，人类意识已经在被塑造。

如果恐惧被反复展示，恐惧就可能扩散。

如果比较被反复展示，比较就可能扩散。

如果依赖被反复展示，依赖就可能扩散。

如果表演被反复展示，表演就可能扩散。

如果表面化被反复展示，表面化就可能扩散。

如果重复被反复展示，重复就可能扩散。

未来世代随后可能继承这些状态。

人们最终可能忘记自己是谁，因为他们花费如此多时间去适应世界环境，而不是从中学习。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这个环境正在教给人类什么？

它正在制造什么样的意识？

它正在制造什么样的理解？

它正在帮助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

当人们停止在心理上适应世界环境，并转而开始从中学习时，人类意识就会进步。

金钱的机制与心理适应

金钱的机制可以塑造信息。

金钱的机制可以塑造依赖。

金钱的机制可以塑造恐惧。

金钱的机制可以塑造行为。

金钱的机制可以塑造重复。

金钱的机制可以塑造沉默。

金钱的机制可以塑造心理适应本身。

人们可能在心理上适应这些结果，却从未从制造这些结果的机制中学习。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金钱正在影响什么？

金钱正在制造什么行为？

金钱正在制造什么恐惧？

金钱正在制造什么依赖？

金钱正在保护什么沉默？

金钱正在帮助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心理影响与人类进步

“心理影响”是“通往人类进步的缺失路径”的一部分。

只要人们在心理上适应自己并不理解的环境，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儿童暴露在世界问题之中，却没有被正确教会如何从中学习，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人们把自己与虚假现实比较，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人们表演不同版本的自己，而不是理解自己，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人们在心理上熬过不健康的环境，而不是改善它们，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人们适应反复出现的问题，而不是从制造这些问题的东西中学习，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金钱的机制继续塑造信息、依赖、恐惧、行为、重复和沉默，而人们在心理上适应结果而不是从原因中学习，人类就无法进步。

“来源与起源”追问某件事来自哪里，以及是什么塑造了它。

“证据标准” 追问证据是否支持所提出的主张。

“激励与获益” 追问谁会从它继续存在中获益。

“品格与一致性” 追问行为是否与所提出的主张一致。

“追问的许可” 追问是什么阻止追问。

“情绪影响” 追问是什么情绪在塑造接受。

“叙事与现实的对照” 追问正在呈现什么故事，以及现实是否支持它。

“心理影响” 现在追问：

这个环境正在对人的心智做什么？

这个环境正在对儿童做什么？

这个环境正在对理解做什么？

这个环境正在对人类意识做什么？

它正在帮助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人们由此开始从心理适应走向理解。

人们由此从信念走向审视。

人们由此从审视走向看见。

人们由此从看见走向理解。

人们由此从理解走向学习。

人们由此从学习走向独立思考。

人们由此从成为世界环境的产物，走向成为世界环境的学习者。

第9部分-处处采用同一标准

处处采用同一标准究竟是什么

第1部分确立了，人们必须学习某件事来自哪里，以及是什么塑造了它。

第2部分确立了，人们必须学习证据是否支持所提出的主张。

第3部分确立了，人类之所以反复重新创造同一个世界，是因为激励反复奖励人们重新创造它。

第4部分确立了，反复出现的行为往往比言语揭示得更多。

第5部分确立了，人们往往在学习甚至开始之前就被阻止追问。

第6部分确立了，在理解形成之前，情绪可以塑造信任、信念、恐惧、反应、沉默和行为。

第7部分确立了，人类可以集体创造、继承、为叙事辩护，并把叙事误认为现实本身。

第8部分确立了，在人类理解世界环境正在这样做之前，世界环境已经在心理上塑造人类。

第9部分现在进入“处处采用同一标准”。

“处处采用同一标准”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类往往对不同的人、系统、环境和情形采用不同的标准。

人们可能对别人采用一种标准，同时保护自己。

人们可能对系统采用一种标准，同时保护权威。

人们可能对权威采用一种标准，同时保护自己所依赖的东西。

人们可能追问一件事，却拒绝追问另一件事。

人们可能追问一个叙事，却进入另一个叙事。

人们可能追问一个系统，却保护另一个系统。

“处处采用同一标准”教人们从学习中消除双重标准。

但“处处采用同一标准”所涵盖的范围比双重标准更广。

它教人们理解，为什么一开始就会采用不同的标准。

人们往往采用不同标准，是因为依赖、恐惧、归属、身份、金钱、权威、情绪以及继承来的叙事，会影响人们愿意在哪里学习。

人类经常采用不同的标准

人类反复重新创造同一个世界的最大原因之一，是人们经常采用不同的标准。

人们可能变得具有选择性。

选择性追问。

选择性证据。

选择性信任。

选择性质疑。

选择性情绪。

选择性愤慨。

选择性叙事。

选择性许可。

选择性学习。

当某件事威胁到自己时，人们可能提出困难的问题；但当某件事使自己获益时，他们可能停止提问。

人们可能对自己不喜欢的事物应用证据标准，同时保护自己所依赖的事物。

人们可能要求别人保持一致，却回避要求自己保持一致。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我是否在处处采用同一标准？

我是否在保护某件事？

我是否在回避某件事？

我不愿意追问什么？

我依赖什么？

我在情绪上依附于什么？

当我在这里采用同一标准时，什么会变得令人不舒服？

双重标准可能成为让反复出现的世界问题得以继续的最大机制之一。

同一标准必须处处适用

真相并不因为被审视的人不同而需要不同的标准。

同一标准必须处处适用。

同一标准适用于：

人。

儿童。

成年人。

父母。

教师。

学校。

政府。

媒体。

警察。

系统。

机构。

组织。

权威。

专家。

叙事。

信息。

故事。

信念。

同一标准也适用于我们自己。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我会把这个标准应用于自己吗？

我会把这个标准应用于我支持的人吗？

我会把这个标准应用于我不同意的人吗？

我会把这个标准应用于一个系统吗？

我会把这个标准应用于权威吗？

我会把这个标准应用于我所依赖的事物吗？

只有当人们学会处处采用同一标准时，独立思考才能充分发展。

人们往往在变得不舒服的地方停止学习

人们往往恰恰在学习开始挑战自己所依赖之物的那个点停止学习。

当涉及金钱时，他们可能停止追问。

当归属受到威胁时，他们可能停止追问。

当涉及权威时，他们可能停止追问。

当自己的身份受到挑战时，他们可能停止追问。

当自己的角色被揭示时，他们可能停止追问。

当必须审视自己的行为时，他们可能停止追问。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学习往往从舒适结束的地方开始。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我在哪里停止追问？

我在哪里开始感到不舒服？

这种不舒服揭示了什么？

我正在保护什么？

如果我继续追问，我可能不得不理解什么？

“处处采用同一标准”教人们不要在追问变得不舒服时停止学习。

金钱的机制与不同标准

金钱的机制可能成为人们停止处处采用同一标准的最大原因之一，因为依赖会影响人们愿意在哪里追问。

金钱可以塑造人们追问什么。

金钱可以塑造人们回避什么。

金钱可以塑造人们保护什么。

金钱可以塑造人们为什么辩护。

金钱可以塑造人们对什么保持沉默。

金钱可以塑造人们重复什么。

金钱可以塑造人们愿意审视什么。

在金钱介入之前，人们可能采用一种标准；依赖出现之后，他们可能采用另一种标准。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金钱在这里影响什么？

存在哪种依赖？

我被付钱重复什么？

我被付钱保护什么？

因为金钱，我害怕追问什么？

当金钱介入时，什么标准发生了变化？

如果金钱的机制改变了所采用的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就没有被处处采用。

人们往往追问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同时保护自己所依赖的事物

人们可能困在选择性学习之中。

人们可能追问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人们可能保护使自己获益的东西。

人们可能保护自己所依赖的东西。

人们可能保护让自己感到安全的东西。

人们可能保护自己继承来的东西。

人们可能保护所有其他人都在保护的东西。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我为什么追问这个？

我为什么不追问那个？

我正在保护什么？

我害怕失去什么？

我害怕看见什么？

我拒绝采用什么标准？

“处处采用同一标准”教人们从学习中消除情绪偏袒。

把同一标准应用于全部八个部分

“处处采用同一标准”是把前八个部分汇集到一起的部分。

“来源与起源”必须处处应用。

“证据标准”必须处处应用。

“激励与获益”必须处处应用。

“品格与一致性”必须处处应用。

“追问的许可”必须处处应用。

“情绪影响”必须处处应用。

“叙事与现实的对照”必须处处应用。

“心理影响”必须处处应用。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我是否在处处使用这些工具？

还是只在感觉舒服的地方使用？

我是否把同一标准应用于每一个部分？

还是在有选择地使用这个工具包？

教育必须教授一致的思考

教育往往教人们把学科分开。

但世界环境是相互连接的。

人们应当被教会处处采用同一标准。

否则，人们可能成为追问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却从不追问另一个领域。

人们可能知识丰富，却没有成为独立思考者。

人们可能信息丰富，却仍然重新创造同一个世界。

因此，教育应当教人们识别双重标准。

教育应当教儿童识别选择性真相。

教育应当教儿童识别选择性愤慨。

教育应当教儿童识别选择性追问。

教育应当教儿童识别选择性学习。

儿童可能在理解双重标准是什么之前就继承它们。

目的不是攻击人。

目的是建立一致性。

这一部分也适用于我们自己

人们最大的错误之一，是认为这些部分只适用于别人。

它们也适用于我们自己。

人们应当追问：

我正在作出什么贡献？

我正在重复什么？

我正在保护什么？

我正在回避什么？

我继承了什么？

我从未独立审视过什么？

我会把同一标准应用于自己吗？

“处处采用同一标准”从学习中消除例外。

没有任何人应当自动免于追问。

处处采用同一标准与人类意识

只要生活的不同领域采用不同标准，人类意识就无法正确进步。

如果人们对自己采用一种标准，而对别人采用另一种标准，意识就不会进步。

如果人们对自己不喜欢的系统采用一种标准，而对自己依赖的系统采用另一种标准，意识就不会进步。

如果人们对自己拒绝的叙事采用一种标准，而对自己在情绪上保护的叙事采用另一种标准，意识就不会进步。

如果人们对别处的权威采用一种标准，而对自己身边的权威不采用同一标准，意识就不会进步。

当人们学会处处采用同一标准时，人类意识就会进步。

为什么处处采用同一标准很重要

“处处采用同一标准”很重要，因为只要不同的人、系统、叙事和环境被采用不同标准，人类就无法正确进步。

只要人们追问别人却不追问自己，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人们追问一种权威却不追问另一种权威，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人们追问一个叙事同时保护另一个叙事，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人们有选择地应用真相，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人们有选择地应用学习，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人们在追问变得不舒服的地方停止学习，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金钱的机制改变人们愿意采用的标准，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双重标准仍被正常化，人类就无法进步。

“来源与起源”追问某件事来自哪里，以及是什么塑造了它。

“证据标准”追问证据是否支持所提出的主张。

“激励与获益”追问谁会从它继续存在中获益。

“品格与一致性”追问行为是否与所提出的主张一致。

“追问的许可”追问是什么阻止追问。

“情绪影响”追问是什么情绪在塑造接受。

“叙事与现实的对照”追问正在呈现什么故事，以及现实是否支持它。

“心理影响”追问世界环境正在对人的心智做什么。

“处处采用同一标准”现在追问：

我是否在处处采用同一标准？

我正在让什么获得例外？

我正在保护什么？

我不愿意审视什么？

不舒服在哪里阻止了我的追问？

金钱在哪里改变了标准？

当采用不同标准时，什么样的世界环境正在被重新创造？

人们由此从选择性学习走向一致的学习。

人们由此从选择性追问走向独立思考。

人们由此从成为世界环境的产物，走向成为世界环境的学习者。

双重标准与人类

本部分的第一部分解释了，人类往往对不同的人、系统、环境和情形采用不同的标准。

这一部分现在进入不同标准如何反复重新创造世界环境。

双重标准可能变得看不见。

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使用双重标准。

人们可能对自己采用一种标准，而对别人采用另一种标准。

人们可能对权威采用一种标准，而对普通人采用另一种标准。

人们可能对一个群体采用一种标准，而对另一个群体采用另一种标准。

人们可能对一个叙事采用一种标准，而对另一个叙事采用另一种标准。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我是否保持一致？

我正在改变哪些标准？

我正在保护什么？

我正在帮助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双重标准可能成为反复出现的世界问题继续存在的最大原因之一。

归属、身份与保护让人感觉安全的东西

人们可能在情绪上依附于自己所依赖的东西。

人们可能在情绪上依附于自己继承来的东西。

人们可能在情绪上依附于自己认同的东西。

人们可能在情绪上依附于归属。

人们可能开始保护身份，而不是从现实中学习。

人们可能开始保护群体，而不是从行为中学习。

人们可能开始保护信念，而不是从证据中学习。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我正在保护自己身份的哪一部分？

我正在保护自己归属的哪一部分？

我害怕失去什么？

我害怕看见什么？

如果我在这里采用同一标准，我会学到什么？

人们往往保护让自己感到安全的东西。

这可能阻止学习。

部落主义、分裂与选择性真相

人们可以把自己划分成群体。

群体可能变得比学习更强。

群体可能变得比真相更强。

群体可能变得比理解更强。

人们可能为自己的一方辩护。

人们可能攻击另一方。

人们可能根据是谁呈现信息而拒绝信息。

人们可能根据是谁呈现信息而接受信息。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如果是别人说这句话，我还会相信吗？

如果是我支持的人说这句话，我还会拒绝吗？

我是在学习吗？

还是在选择立场？

选择性真相可能成为阻止独立思考的最大机制之一。

保护依赖

人们可能依赖于自己从未独立审视过的环境。

人们可能依赖系统。

人们可能依赖权威。

人们可能依赖金钱。

人们可能依赖认可。

人们可能依赖归属。

然后，人们可能保护这些依赖。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我依赖什么？

如果我失去它，我还会追问它吗？

如果它影响的是别人，我还会追问它吗？

如果我不从中获益，我还会追问它吗？

人们往往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保护依赖。

金钱的机制与一致性

金钱的机制可能成为人们停止处处采用同一标准的最大原因之一。

依赖可能影响人们愿意在哪里学习。

依赖可能影响人们愿意在哪里追问。

金钱可以塑造人们为什么辩护。

金钱可以塑造人们回避什么。

金钱可以塑造人们重复什么。

金钱可以塑造人们对什么保持沉默。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当金钱介入时，什么标准发生了变化？

存在哪种依赖？

我正在保护什么？

我害怕失去什么？

如果从这个情形中移除金钱，我会学到什么？

如果金钱的机制改变了所采用的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就没有被处处采用。

人们可能成为选择性学习者

人们可能变得极其擅长追问某些领域，同时拒绝追问其他领域。

人们可能变得极其擅长看见别处的问题，同时拒绝看见自己的贡献。

人们可能变得极其擅长揭示矛盾，同时保护自己的矛盾。

人们可能变得极其擅长追问叙事，同时保护继承来的叙事。

人们可能变得极其擅长追问系统，同时保护自己所依赖的系统。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我是在学习吗？

还是在选择自己愿意在哪里学习？

是什么让我停止学习？

是什么让我开始感到不舒服？

人们往往恰恰在学习开始挑战自己所依赖之物的那个点停止学习。

选择性学习可能成为独立思考最大的障碍之一。

儿童可能继承不同的标准

儿童向成年人学习。

儿童观察成年人做什么。

儿童观察成年人回避什么。

儿童观察成年人保护什么。

儿童观察成年人重复什么。

儿童可能在理解双重标准是什么之前就继承它们。

儿童可能继承：

选择性真相。

选择性愤慨。

选择性追问。

选择性学习。

选择性证据。

选择性信任。

儿童可能学会：

追问别人，但不追问自己。

追问某些系统，但不追问其他系统。

追问某些权威，但不追问其他权威。

追问某些叙事，但不追问其他叙事。

追问某些人，但不追问其他人。

未来世代随后可能在不了解原因的情况下重新创造同一个世界。

因此，儿童从一开始就应当学习一致性。

一致性是通往人类进步的最大路径之一

没有一致性，人类进步就无法正确发生。

一致性消除例外。

一致性消除偏袒。

一致性消除选择性学习。

一致性消除选择性真相。

一致性消除选择性追问。

一致性帮助人们成为独立思考者。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我会在所有地方采用这个标准吗？

我会把它应用于所有人吗？

我会把它应用于自己吗？

我会把它应用于我支持的东西吗？

我会把它应用于我所依赖的东西吗？

只有当人们学会处处采用同一标准时，独立思考才能充分发展。

人类意识与一致性

只要生活的不同领域采用不同标准，人类意识就无法正确进步。

人们可能拥有极其丰富的知识，却仍然不一致。

人们可能信息丰富，却仍然不一致。

人们可能受过教育，却仍然不一致。

当一致性变得比偏袒更强时，人类意识就会进步。

当一致性变得比归属更强时，人类意识就会进步。

当一致性变得比依赖更强时，人类意识就会进步。

当一致性变得比恐惧更强时，人类意识就会进步。

因此，人们应当追问：

我正在回避什么一致性？

我不愿意采用什么标准？

我正在帮助重新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环境？

同一标准也适用于我们自己
这一部分也适用于我们自己。
没有任何人应当获得例外。
同一标准适用于我们自己。
同一标准适用于我们的工作。
同一标准适用于我们的信念。
同一标准适用于我们的行为。
同一标准适用于我们的贡献。
同一标准处处适用。
这是通往诚实的最大路径之一。

处处采用同一标准与人类进步

“处处采用同一标准”是“通往人类进步的缺失路径”的一部分。

只要不同的人、系统、权威、叙事和环境被采用不同标准，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人们追问一件事却保护另一件事，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人们有选择地应用真相，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人们有选择地应用学习，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人们保护自己所依赖的东西，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儿童继承不同的标准，人类就无法进步。

只要不一致仍被正常化，人类就无法进步。

“来源与起源” 追问某件事来自哪里，以及是什么塑造了它。

“证据标准” 追问证据是否支持所提出的主张。

“激励与获益” 追问谁会从它继续存在中获益。

“品格与一致性” 追问行为是否与所提出的主张一致。

“追问的许可” 追问是什么阻止追问。

“情绪影响” 追问是什么情绪在塑造接受。

“叙事与现实的对照” 追问正在呈现什么故事，以及现实是否支持它。

“心理影响” 追问世界环境正在对人的心智做什么。

“处处采用同一标准” 现在追问：

我是否在处处采用同一标准？

我正在让什么获得例外？

我正在保护什么？

我不愿意审视什么？

不舒服在哪里阻止了我的追问？

金钱在哪里改变了标准？

当采用不同标准时，什么样的世界环境正在被重新创造？

人们由此从选择性学习走向一致的学习。

人们由此从选择性追问走向独立思考。

人们由此从成为世界环境的产物，走向成为世界环境的学习者。

人类进步

人类进步是L2Q追问系统的直接成果。

这就是为什么那条缺失的教育路径被开发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Book of Evidence被转化为一条教育路径。

这就是为什么World Education Online、Q2L和Young Questioners存在。

目标从来不只是改善追问。

目标从来不只是改善教育。

目标从来不只是提供更多信息。

目标是人类进步。

Book of Evidence不仅记录了30多年第一手经历、带时间戳的证据、公开记录、视频、直播、挑战、与系统的互动、反复模式、沉默、未被反驳以及对世界环境的观察。

它揭示了一个矛盾。

追问已经存在。

信息已经存在。

证据已经存在。

教育已经存在。

然而，同一个不断重复的世界仍在继续。

人类继续重复着自己未能正确看见、理解并从中学习的事物。

尽管信息已经存在。

尽管追问已经存在。

尽管证据已经存在。

尽管教育已经存在。

重复仍在继续。

这揭示了那条缺失的路径。

问题不是缺少信息。

问题不是缺少追问。

问题不是缺少证据。

问题不是缺少教育系统。

问题在于，缺少一条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路径，让人们学习如何对世界环境本身进行追问、看见、理解并从中学习。

人类无法从自己看不见或不理解的事物中学习。

Book of Evidence帮助让不断重复的世界变得可见、可理解。

它帮助揭示人类从什么中学习与人类反复成为什么之间的关系。

它帮助揭示世界环境随着时间反复展示了什么。

它揭示什么在重复。

它揭示什么在继续。

它揭示什么受到保护。

它揭示什么被隐藏。

它揭示为什么仅有追问未能阻止重复。

这就是为什么L2Q追问系统被开发出来。

L2Q追问系统并不是先被创造出来，然后再应用到世界。

它是从世界反复展示的东西中发展出来的。

它是从Book of Evidence揭示的东西中发展出来的。

它被开发出来，是因为追问已经存在，而重复仍在继续。

它被开发出来，是因为信息已经存在，而重复仍在继续。

它被开发出来，是因为证据已经存在，而重复仍在继续。

它被开发出来，是因为教育已经存在，而重复仍在继续。

缺失的路径不是更多信息。

缺失的路径不是更多追问。

缺失的路径是：通过一条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教育路径，学习如何对世界环境本身进行追问、看见、理解并从中学习。

L2Q追问系统提供了这条路径。

它提供一条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路径，让人们学习如何对世界环境本身进行追问、看见、理解并从中学习。

L2Q追问系统帮助人们学习如何追问世界环境本身。

学习如何追问世界环境，帮助人们看见自己正在从什么中学习。

看见帮助人们理解。

理解发展独立思考。

独立思考发展人类从现实中学习的能力，而不是从被创造来取代现实的事物中学习。

人类进步是这一过程的结果。

当人类从世界反复展示的东西中学习，而不是继续重复它时，人类进步就是这一过程的结果。

人类进步并不能仅靠增加信息来实现。

信息并不会自动产生理解。

如果不学习如何追问自己正在从什么中学习，理解也不会自动发展。

当理解发展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发展人类从现实中学习的能力时，人类进步就得以实现。

前面的各部分已经说明了，为什么人类一代又一代地反复重新创造同样的问题、行为、系统、叙事、依赖、局限和反复模式。

它们已经说明了，为什么仅有信息并不够。

它们已经说明了，为什么仅有追问并不够。

它们已经说明了，为什么人类需要一条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路径，来学习如何从世界环境本身中学习。

这条路径现在已经存在。

人类进步，是人类逐步提升自己从世界环境本身中学习的能力。

理解发展独立思考。

随着理解推进，独立思考也推进。

随着独立思考推进，重复失去它的路径。

随着重复失去它的路径，人类获得逐步从现实中学习、而不是逐步重复现实的能力。

每个人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环境之中。

每个人都从中学习。

每个人都对它作出贡献。

每个人都受到它的影响。

每个人都影响它。

每个人都帮助塑造未来世代将继承什么。

因此，人类进步使每个人受益，因为每个人共享同一个世界环境，并帮助塑造它将成为什么。

因此，人类进步并不是别人的责任。

它属于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对塑造人类的世界环境作出贡献。

儿童不会创造他们所继承的世界。

成年人会。

儿童不会创造教育环境。

成年人会。

儿童不会决定哪些学习路径向他们开放。

成年人会。

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他们都会帮助塑造未来世代将从中学习的世界环境。

儿童所继承的世界环境，由前几代人选择追问什么、选择忽视什么、选择挑战什么、选择保护什么，以及选择向后传递什么所塑造。

人类从什么中学习，会影响人类成为什么。

儿童从什么中学习，会影响未来世代成为什么。

社会从什么中学习，会影响社会成为什么。

因此，人类进步取决于改善人们从什么中学习，以及人们如何从中学习。

这意味着父母、教师、照护者、教育工作者、学校、教育环境、社区和社会都有责任帮助下一代获得比重复更好的东西。

但责任不能变成拖延。

儿童不应当等待。

成年人不应当等待。

教育不应当等待。

当人类一起学习时，人类进步得以最快推进。

儿童学习。

成年人学习。

父母学习。

教师学习。

照护者学习。

教育工作者学习。

社区学习。

社会学习。

目标不是让一个群体等待另一个群体。

目标是让人类共同提升从世界环境中学习的能力。

人类进步不是通过重复实现的。

人类进步是通过学习实现的。

人类进步是通过理解实现的。

人类进步是通过发展独立思考实现的。

当人们从世界环境反复展示的东西中学习，而不是继续重复它时，人类进步就得以实现。

随着理解推进，独立思考也推进。

随着独立思考推进，人们越来越多地从现实中学习，而不是从被创造来取代现实的事物中学习。

被制造的谎言失去它们的路径，因为理解取代盲目接受。

跟随失去它的路径，因为独立思考取代依赖别人替自己思考。

依赖失去它的路径，因为人们越来越多地从现实中学习，而不是依赖那些没有受到正确追问的东西。

重复失去它的路径，因为学习取代模仿。

双重标准失去它的路径，因为同一标准被处处采用。

人类进步得到推进，因为人们从世界环境实际展示的东西中学习，而不是从别人告诉他们应当相信什么中学习。

这就是为什么L2Q追问系统很重要。

它提供一条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路径，帮助人们看见、理解、学习并应用世界环境反复展示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资源很重要。

它们并不是为了被占有而创造的。

它们并不是为了被限制而创造的。

它们并不是为了成为另一个受控制的系统而创造的。

它们属于每一个人。

它们可以被阅读。

它们可以被使用。

它们可以被分享。

它们可以被打印。

它们可以被分发。

它们可以被应用。

人们可以从中学学习。

它们可以被用来帮助儿童。

它们可以被用来帮助成年人。

它们可以被用来帮助教育。

它们可以被用来帮助社会。

限制的不是所有权。

限制的是含义。

这条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追问路径必须保持完整。

这些资源不得被更改、削弱、歪曲、淡化、颠倒，或从其正确含义中移除。

人类进步取决于含义保持清晰。

人们无法从已经被改变成其他东西的内容中正确学习。

他们无法从被削弱的内容中正确学习。

他们无法从被歪曲的内容中正确学习。

人类进步取决于人们从路径本身中学习，而不是从被改动的版本中学习。

如果含义改变，学习就改变。

如果学习改变，结果就改变。

因此，人类进步取决于维护这条路径本身的完整性。

这就是为什么World Education Online和Q2L的官方路径很重要。

它们帮助人们在正确语境中获取这些材料。

它们帮助保护含义，同时允许这些资源被使用、分享、打印、分发、应用并供人学习。

目的不是限制。

目的是保护含义。

如果一条学习路径的含义被改变成它本来就是为了阻止的同一一种重复，它就无法推进人类进步。

这也是为什么Q2L很重要。

Q2L帮助这条教育路径在社会中传播。

它让人们能够分享、使用、分发、创建、应用这些材料，并从中学习。

它帮助成年人接触成年人。

它帮助成年人帮助儿童。

它帮助家庭、学校、教育工作者和社区从同一个框架中学习。

它帮助理解在社会中传播。

它帮助独立思考在社会中传播。

它帮助人们通过同一条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路径从世界环境中学习。

它帮助人类进步在社会中传播。

它帮助未来世代继承一条学习路径，而不是继承重复。

它帮助把人类进步从概念推进到应用。

它帮助把学习推进到行动。

它帮助把理解带入社会。

它帮助把独立思考带入社会。

它帮助把人类进步带入日常生活。在涉及儿童的地方，材料应当通过父母、教师、照护者、学校、教育环境和负责任的成年人传递。

这并不意味着儿童应当等待。

它意味着儿童应当以安全、负责任的方式，并尽可能早地获得这个框架。

Young Questioners对此至关重要。

Young Questioners并不只是向儿童提供材料。

它是关于从人们正在学习的东西中进行创作，并通过创作来学习。

父母学习。

教师学习。

照护者学习。

教育工作者学习。

学校学习。

社区学习。

当人们根据这个框架创作安全、适龄的Young Questioners材料时，他们不只是在帮助儿童学习。

他们自己也在学习。

他们在思考儿童需要追问什么。

他们在思考儿童如何学习。

他们在思考世界环境如何塑造儿童。

他们在思考如何保护儿童的心智。

他们在思考如何帮助儿童看见、理解、学习并发展独立思考。

创作的过程本身成为学习过程的一部分。

人们通过应用来学习。

人们通过追问来学习。

人们通过创作来学习。

人们通过帮助别人学习来学习。

因此，Young Questioners帮助儿童和成年人共同学习。

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尤其重要，因为他们帮助塑造儿童的学习环境。

L2Q追问系统为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一种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方法，帮助儿童从世界环境中学习，同时他们自己也继续从中学习。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父母、照护者、学校、教育环境和负责的成年人。

这个框架并不只为某一个群体所需要。

儿童需要它。

成年人需要它。

父母、教师、照护者、教育工作者、学校、教育环境和社区都需要它。

凡是人们正在从世界环境中学习，并帮助他人从中学习的地方，都需要它。

教育无法通过重复同一种未能教会人们如何追问世界环境本身的方法而得到改善。

当儿童和成年人获得L2Q路径，并共同从中学习时，教育就会改善。

人类进步不能一直困在一本书、一个人、一个网站、一个组织或一个世代之中。

它必须在社会中传播。

它必须被使用。

它必须被分享。

人们必须从中学习。

它必须触及儿童。

它必须触及成年人。

它必须触及教育。

它必须触及社区。

随着理解推进，人类进步也推进。

随着独立思考推进，人类进步也推进。

当人们从世界环境中学习，而不是仅仅继承它时，人类进步就得以推进。

当未来世代获得从现实中学习而不是仅仅重复现实的能力时，人类进步就得以推进。

当理解取代盲目接受时，人类进步就得以推进。

当独立思考取代跟随时，人类进步就得以推进。

当现实取代被制造的谎言时，人类进步就得以推进。

当学习取代重复时，人类进步就得以推进。

随着人类进步不断推进，人类逐步提升从现实中学习的能力，而不是从被创造来取代现实的事物中学习。

随着理解推进，被制造的谎言失去生存的能力。

随着独立思考推进，跟随失去它的路径。

随着人们学会处处采用同一标准，双重标准失去它的路径。

随着人类从世界环境本身中学习，系统、行为、叙事、假设和结构会越来越与现实保持一致，而不是与欺骗保持一致。

因此，人类进步并不只是改善追问。

它改善人类学习、理解、独立思考、辨别真相、采用公平标准，以及逐步改善自己创造并传递给未来的世界环境的能力。

随着人类越来越能够以真相为基础进行建设，而不是以欺骗为基础进行建设，不公平就失去其基础。

随着不公平失去其基础，社会会越来越有能力服务于人、未来世代以及生命本身。

因此，人类进步并不只是知识的进步。

它是人类从现实中学习并以现实为基础进行建设之能力的逐步进步。

儿童仍然处于核心，因为儿童会成为未来世界环境的承载者。

儿童会成为父母。

儿童会成为教师。

儿童会成为照护者。

儿童会成为劳动者。

儿童会成为领导者。

儿童会成为决策者。

儿童会成为世界的贡献者。

儿童今天学习的任何东西，都会成为明天世界的一部分。

未来世代所继承的世界，由前几代人从什么中学习所塑造。

未来世代所创造的世界，将由他们从什么中学习所塑造。

因此，人类进步取决于今天儿童被教会从什么中学习。

如果儿童继承重复，不断重复的世界就会继续。

如果儿童继承依赖，依赖就会继续。

如果儿童继承跟随，跟随就会继续。

如果儿童继承沉默，沉默就会继续。

如果儿童继承恐惧，恐惧就会继续。

如果儿童继承被制造的谎言，被制造的谎言就会继续。

如果儿童继承L2Q追问系统，人类进步就会继续。

如果儿童继承结构化、以证据为基础的追问，理解就会推进。

如果儿童继承从世界环境本身中学习的能力，独立思考就会推进。

如果儿童继承辨别真相的能力，被制造的谎言就会失去它们的路径。

如果儿童继承处处采用同一标准的能力，反复出现的双重标准就会失去它们的路径。

因此，人类的未来与儿童被教会从什么中学习不可分割。

人类进步并不是通过等待未来世代去解决前几代人未能追问的问题而创造的。

当当前世代与未来世代共同获得这条路径时，人类进步才会被创造。

儿童与成年人共同学习。

家庭与学校共同学习。

教师与学生共同学习。

社区共同学习。

社会共同从世界环境中学习。

人类进步并不是由一个人独自学习创造的。

当人类共同逐步提升自己从世界环境中学习的能力时，人类进步就会被创造。

反复出现的伤害由此失去它的路径。

被制造的谎言由此失去它们的路径。

沉默由此失去它的路径。

依赖由此失去它的路径。

跟随由此失去它的路径。

不断重复的世界由此失去它的路径。

人类进步由此获得它的路径。

这条路径已经存在。

这个框架已经存在。

这些资源已经存在。

下一代已经存在。

责任已经存在。

问题已经不再是这条路径是否存在。

问题是人类是否选择使用它。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取决于人类选择如何使用它们。

今天的儿童会成为明天的世界。

儿童今天被教会从什么中学习，会成为他们明天帮助创造的世界的一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的未来与儿童教育不可分割。

因为今天的儿童会成为明天的世界，而人类的未来最终将取决于未来世代是继承不断重复的世界，还是继承从这个世界中学习的能力。

人类的未来最终将取决于：是理解推进，还是重复推进。

是独立思考推进，还是跟随推进。

是现实推进，还是被制造的谎言推进。

是人类继续重复这个世界，还是逐步从中学习。

人类进步使每个人受益，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环境之中。

每个人都从中学习。

每个人都对它作出贡献。

每个人都受到它的影响。

每个人都帮助塑造它将成为什么。

因此，人类进步的益处并不限于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系统或一个世代。

它们属于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共享同一个世界环境，并对由此产生的未来作出贡献。

为什么我不能什么都不做

小时候，我以为这个世界会像人们所说的那样。

我以为真相很重要。

我以为系统会像它们所声称的那样。

我以为当重要问题被提出时，人们会说真话。

我以为证据很重要。

我以为矛盾会得到处理。

随着年龄增长并亲自经历这个世界，我反复遇到非常不同的情况。

我经历的世界并不是我被教导去期待的世界。

当我追问自己所看见的东西时，我期待得到回答。

当我提供证据时，我期待对方也用证据回应。

当我揭露谎言时，我期待真相会比金钱、职位、权威、地位或自身利益更重要。

那从未发生。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期待有人说出真相。

从来没有人这样做。

这迫使我停止追问人们是否在说真话，并开始追问他们为什么不说真话。

通过30多年有记录的经历，我逐渐理解为什么同样的问题不断重复。

我逐渐理解为什么人们保持沉默，为什么人们保护自己所依赖的东西，以及金钱如何影响人类行为，塑造决定、行动、沉默、结果乃至整个系统。

我理解得越多，就越意识到，人们不断成为自己所处并从中学习的环境的产物，却从未正确地学会如何从这个环境中学习。

他们受到它的塑造。

他们重复它。

他们把它传递下去。

这个认识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令我不安。

我意识到，儿童正在继承同一个不断重复的世界，并最终会成为再次负责把它传递下去的成年人。

我意识到，人们无法从自己看不见的事物中学习。

如果现实一直被隐藏，人们就无法正确地从中学习。

如果人们无法正确地从中学习，他们就会继续重复它。

我无法接受这一点。

我无法接受已经看见我所看见的一切，却仍然保持沉默。

我无法接受让未来世代继承同一个不断重复的世界，而自己却没有至少尝试为此做些什么。

我也无法仅仅因为其他人接受一个谎言，就接受一个我知道是谎言的东西。

我无法顺从它。

我无法为了融入而假装它是真的。

最容易的选择本来是接受它、顺从它，并成为它的一部分。

但我永远做不到。

不是为了被接受。

不是为了获得认可。

不是为了舒适。

不是为了金钱。

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不行。

对我来说，独自站立也比接受一个我知道是谎言的东西更容易。

一旦我理解了这一点，什么都不做对我来说就再也无法接受。

帮助人们从世界环境中学习，对我来说变得比我自己短暂的一生更重要。

帮助儿童继承比重复更好的东西，对我来说变得比我自己的舒适更重要。

我意识到，如果我也保持沉默，我就只会成为我几十年来一直目睹的同一种沉默的一部分。

我做不到。

我感到自己有责任揭示被隐藏的东西，让人们能够看见它。

因为人们无法从自己看不见的事物中学习。

这种理解最终促成了Book of Evidence、World Education Online、L2Q追问系统、Q2L、Young Questioners，以及随后形成的教育材料。

金钱不是我的动力。

我不认为旨在帮助人们从世界环境中学习的信息应当属于我。

我认为它应当属于每一个人。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信息、资源和教育材料都被免费提供，让人们能够阅读、使用、分享、分发并从中学习。

目标从来不是金钱。

目标是帮助人们从世界环境中学习。

目标是帮助儿童继承比重重复更好的东西。

我看见人们为什么受苦，也看见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代又一代地继续。

我看见儿童为什么来到一个世界，而他们主要被教会如何适应它，却没有被正确教会如何从中学习，从而让它得到改善。

我也看见能够帮助改变这一点的路径。

这就是为什么我尝试了。

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人们。

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儿童。

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人类从世界环境中学习，而不是继续重复它。

人们最终是否选择使用这个机会，是他们自己的决定。

我的责任是尝试。

我不后悔自己成年后一生所做的事情。

我不后悔付出的时间、努力、牺牲或承担的风险。

我会把这一切再做一遍。

即使它从未对任何事情有所帮助，我也会再做一遍。

因为一旦我理解了自己所理解的这些事情，什么都不做对我来说就从来不是一个选择。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什么都不做。

WORLD EDUCATION ONLINE

学会追问

通过追问来学习

教育塑造社会。追问塑造教育。

L2Q • Q2L • YOUNG QUESTIONERS

这些资源属于每一个人，只要不改变其含义，就应当被使用、分享、分发和应用。

worldeducation.online

q2l.online

info@worldeducation.online

其他书籍

Everyone Needs to Learn From This World

Why Education Must Improve

The Amazing Children: Journey to a Better World

人类无法从自己不理解的事物中取得进步

学会追问

通过追问来学习